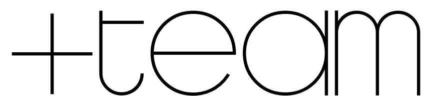
les+

25

July / 2011



+contents



《les+》这群人

主 编：Sam
编 辑：小三、留、Alice
创作团队：大京、小铁、Gawiel、Kit Yan、曼殊沙华、
Waiting、文子、于是、Kimi、悦青阁、鲸鱼镇@、
杨loli、段吉玲、金星、Fish、萌萌
主笔：手绢、兀兀
校对：江月
投稿赞助：lesplus@yahoo.com.cn
申请代理：13717706240（短信）

视觉设计：Gogo
摄影：司马媛、一点

发行：西西、华尔兹、Kiwi、火星
推广：大宝、Terry
网站支持：一一、古月
广告：Sam、Sandy
活动：黑猫、拉里、樱桃
人力：Wanting、静雅

鸣谢北京女同小组同语
同语邮箱：tongyulala@gmail.com
同语网址：www.tongyulala.org

les+网站：www.lesplus.org
les+博客：http://blog.sina.com.cn/lesplus
les+系列产品网络订购：http://shop34197383.taobao.com



摄影/司马媛

我曾经幻想过成为一个男人。那是在当年，我和女友不得不偷偷地相爱，她时不时忧虑地看着我说，我以后还是得听家人的话去结婚的。因为我们没有未来。

多年后，身边好友惊讶于我曾有过这样的男体幻想。我是如此的柔软又娘，作为将娘T文化推广到底的人，绝无任何阳刚气质。

我真的想改变自己的身体吗？还是因为对男性社会地位和同性恋平等权利的向往？

答案你们懂的。我很庆幸我并没有为当年那个念头真的去改变身体，丢失真正的自己。但有趣的是，我知道在成长过程中，大部分拉拉都曾试着逃离与身体紧密相关的性别符号，背叛父母教育和电视广告倡导的身体观，比如，女孩子从小要穿裙子，身体曲线要凹凸有致；比如性格要温和、顺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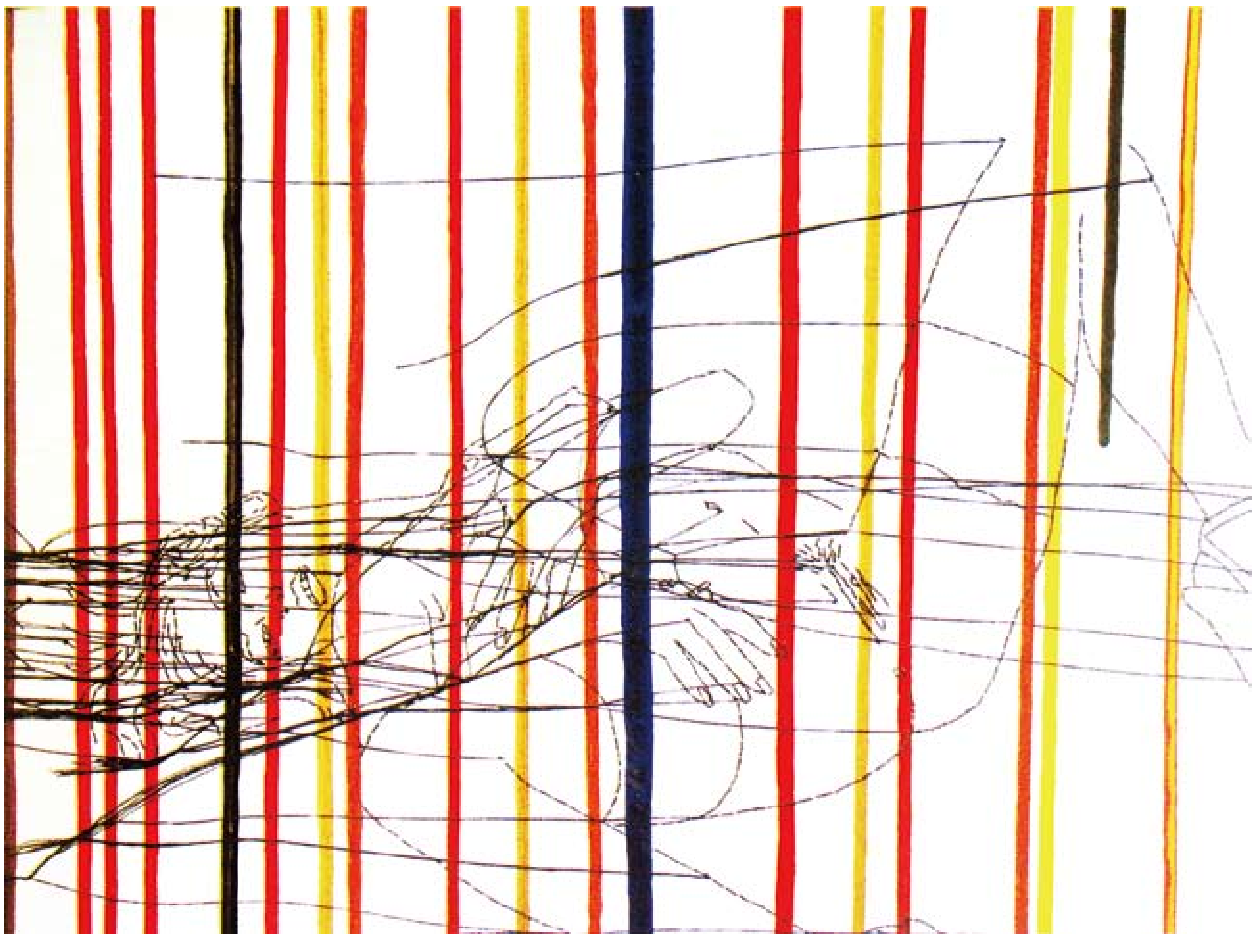
她们一开始就有了改造自我身体的需求，让身体变成了表演游戏的场所，因为并非所有身体生来就非男即女。如朱迪丝·巴特勒所言：“性别化的身体就像一个演员出演一场没有剧本的戏剧，这个演员拼命想要模仿一种从未经历过的生活。”我们因此重新建构自己理想的身体形态和性别观。扮装皇帝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作者说，“我发现虽然唇须过重的女士总是令人同情，但是画上假胡子的女性倒变成了很迷人的男人——有人还比别人更栩栩如生一些。”这真好玩。

还有包括来自纽约的KIT，一位拒绝选择女性身体的跨性别者。他如此享受作为一名定期注射荷尔蒙，但并不打算真的动手术的变性先生，对他来说，身体是可以跨越的，性别不仅仅是二元男女划分，它更像是一道五彩光谱，他在这其中找到了最让自己舒适安然的位置。

每一具身体如此独特，它与先天和外在无关，如果没有观念的束缚，你的身体想象、身体存在、身体欲望，都可以既不同于男人也不同于女人，它只与你的成长经历、喜好有关，也与破离性别规范的内心力量有关。

不论你处在光谱的哪一个位置，都值得为自己而骄傲，去跟你的身体聊聊，正视它、选择它，重建或向它和解，犹如深入你的内心，你最终可以做你最喜欢的那个自己。

文/Sam



大滴
1999（局部）
丙烯酸纤维 刺绣 帆布凝胶介质
250X350 cm

Ghada Amer
1963年生于开罗，生活工作于巴黎和纽约



黄色（无题）
1999（细部）
丙烯酸纤维 刺绣 帆布凝胶介质
180X200 cm

写下我们的历史

编辑/留

个人资料
昵称：灰烬
年龄：风华正茂
星座：巨蟹
受教育经历：北京十一学校，中国农业大学
职业经历：兽医，北京同志中心执行主任
兴趣爱好：看书，聊天
是否单身：是

灰烬：那些靠谱与不靠谱的事

文/大京

灰烬是一名积极的同志运动分子，为争取同性恋社会权益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现任北京唯一提供同性恋社区服务性质的活动中心执行主任。关于她的情感与工作，我们打探到了不少好玩的八卦。




我们要看
同性恋电

恋爱篇

+ 初恋与自我认同

我是上初一的时候，开始对性和性倾向有所意识。上初一时“情窦初开”，对我的同班女同学有一点好感。经过思索以后，我发现对她是超出了友情的喜欢。没觉得这是一件特别严重的事情，不像一些其他的苦逼同志，到处去翻资料觉得自己是变态啊，那倒没有。

高中的时候呢，我交了第一个女朋友。就是高中生的那种恋爱，交往一段时间后，发生了性关系，挺普通的一段恋情。高考的前夕比较忙于学习，没什么时间谈情说爱，没说分手，就慢慢就分开了。

+ 遇上了七年之恋

后来，我就上了大学，看上了我们隔壁班的一个女同学，为了更好地追求她，我还和她们宿舍的另外一个北京女生Sara关系很好。但可惜她真是直人，没有结果。在大一下半学期的期末，有一天晚上，我可能是喝了一点酒比较开心，跑去找Sara聊天，躺在一张床上，那天比较情欲迸发，和她发生了性关系。她那个时候其实就喜欢上我了，我对她也有好感，也挺喜欢的，就决定在一起了。

我们很正常地交往，有热恋期，平淡期，经历了种种，这段交往了七年的感情最后以亲情收场。

+ 与男人一夜情

和Sara在一起时，我干过一些对不起她的事。比如，刚和她交往，我就为了探索自我和男性一夜情了。

那时有人邀约，正好我想试试自己到底是不是双性恋，能不能接受男性的身体，于是就和那个男的做了一下，发现真的是没什么感觉。从此，我就确定自己是同性恋，不是双性恋。我在情感上试过和异性交往，在身体上也试过和异性发生性关系，然后都没什么感觉，所以，我觉得自己是同性恋，完成了自我性倾向探索之旅。

+ 背叛后的复合

除了那次的自我探索，与她交往了两年，热恋期过去了。就是平淡的生活。这时候，我认识了其他的拉拉朋友，来往还比较密切。我发现拉拉一旦聚集在一起，容易发生狗血的事情。我本是作为旁观者出现的，后来被一个挺早就认识的拉拉朋友给勾引了，没有把持住，和她上床了。其实Sara在我们分手前夕也出轨了。

五个多月以后，我们都已经释怀了，一个偶然的契机之下，我们又有了联系。我觉得对她还是很有感觉，她是个非常好的人，我能感觉出来她对我也还有意思的。我们开始出去约会，又在一起了。

+ 床死与分手

复合以后，我特别珍惜这段感情，有了忠贞的感觉，我们又安安稳稳地在学校生活了两年。毕业以后，我们没有同居。她工作很忙，老凑不到一起。后来越来越不行，到最后几乎都没有性生活了。就是床死。但我还是很有需求的，她也明白我的需求，就商量了变成开放性关系。

开放了几下，但是我的情感仍然是维系在她身上的。直到有一天我一想，我们关系都到这个程度了，经常一个月见一次吧，还不是单独见面。我就去找她谈了一下，她借机提出了分手。

当时很痛苦，直到新恋情出现。理智一点想，这么拖下去的话，对我们两方都是一种束缚和压抑，不会快乐的。分手以后呢，果然比分手之前还好。


中天
中視
年代新聞
東
Midea

工作篇

关键词：初识同志组织

我和同志组织同志运动的关系，先开始是通过网络。我会上一些同志网站，其实第一个发现的同志组织是les+杂志。07底，les+三周年的派对，我召唤朋友一块去玩，第一次见到闲。

闲在讲话时提到了同语，也提到了即将成立一个北京地区的同志活动中心。我很感兴趣，还私下问她，那个同志中心会开在哪呀，什么时候开始开呀，她说可能是在西边，我说哦那太好了，离我家很近啊，所以一直就对这个事情保持关注，过了几个月，在网上看到了同志中心的活动开始招人去参加，就带着sara去中心参加了活动，貌似这是中心的第一次组织活动，是郑远涛办的一个同志学英语的沙龙。在那又碰到了闲，当时和sara就报名做同语的志愿者，留了联系方式，这样就和同语、同志中心建立了联系。

关键词：前往同志中心

之后，就在各同志组织打杂，到2009年，我开始独立负责一个项目，叫拉拉扯扯，名字也是我起的，在中心一直延续下来。我找了一些朋友帮我，一起策划，宣传等等，我算是一个协调人的角色吧。办了有十几期拉拉扯扯，来的拉拉还挺多的，最多的时候来过有三十多个人。

我在同语也是持续性的工作，2010年年中的时候，看到青年同志夏令营的招募启示，我就写了一个报名表发过去了，做了一些同志议题方面的培训，然后又燃起了我对同志运动的热情。

刚一参加完夏令营，我就碰到了当时的同志中心执行主任范坡坡，那时候在招项目经理，就是做活动策划的职位，就问我说要不要投简历来中心做这个兼职，然后我就发了简历，我还在同语开了几场志愿者的会，九月中旬的时候，确定是我应聘上这个职位。

关键词：社区服务

我们目前的工作重点还是放在社区的支持和服务上面，提供一些在其他同志组织的据点或者非同志场所不能提供的服务。例如，对性倾向没有任何差别的心理支持，有同志热线的服务，还有文化方面的活动，我们会经常邀请一些国外的或国内的知名的同志人士做不同方面的讲座、交流，也有定期举办一些沙龙，讨论式的小组，以增强社区的凝聚力，提高自我认同。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些兴趣小组类的活动，例如，一起看同志电影，一起唱歌，一起学习英语等等。北京同志中心就是扎根于社区的服务机构，需要提供给社区内的人健康、友好的活动场所。将来，会投入更大的精力做公共倡导的工作，让更多的人看见我们的存在。我即将在7月份去美国洛杉矶同志中心实习一个月，我会在那边更多的考察同志组织成熟的经验，希望能带给北京同志中心不一样的活力。

后记花絮

你是怎么样的人?

灰烬：我是一个好人。我觉得自己很负责，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感情上，虽然之前我讲了一些我那些不靠谱的事情，但是那是以前的事情，我自从成熟以来，还是很靠谱的，总之我就是一个靠谱的人。另外我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比较的有意思，比较的幽默，对朋友也很不错，很喜欢结交朋友。

你对感情期望是什么?

灰烬：经历过一段不太靠谱的恋情之后呢，我希望能够更认真地开始自己的恋情，在充分互相了解的基础上，开始一段长久稳定的关系，而不是更多的出于激情盲目的开始。

你心目中的她?

灰烬：我心目中的她，希望她是H，短头发，不能太女人也不能太男人，身高不要超过一米七，这是外表上的要求，内涵方面希望她是一个聪明的，能有共同语言能聊到一起去，如果她能够对帮助别人，同志运动有兴趣那就更好啦。不过其实，这些条件只是预先的设想的而已，真的碰到有感觉的合适的所有的条件都是浮云。

你的缺点是什么?

灰烬：情感不够细腻，神经大条，理科生的思维。在感情关系中不太能体谅对方的想法，比较容易用自己逻辑解释事情，我爱讲八卦，然后给人一种八婆的感觉，但是，我讲八卦是有原则的，我不会讲对方声明不告诉别人的事情，而且我也是出于关心朋友及娱乐的目的来讲这些八卦，而不是出于讲别人坏话呀、背后恶毒攻击他人的目的，是没有恶意的八卦。我的缺点还有一个就是，太善良了。

“红斗篷女郎”查维拉·瓦尔加斯

出处/同语，它窗风景　作者/Sakura

“一个曾经因为穿裤子而被人们从一个墨西哥小镇赶出来的女人，终于可以在81岁的时候以女同性恋的身份出柜。”

瓦尔加斯毕竟是幸运的，能够活到这个能够做自己而被接受的时代。“为了做自己并且得到尊重，我必须努力奋斗。我很自豪地戴着这个被视为耻辱的烙印：女同性恋。我不夸耀或者宣扬，但是我不否认。我必须面对社会和教会；它们都说同性恋要遭天谴，下地狱。一个生来如此的人怎么能够被审判呢？我没有上过女同性恋课程，没有人教我变成这样。我生来如此，从我在世界上睁开眼睛的那一天开始。我从来没有和男人睡过觉，从来没有。我就是这么纯粹，我没有任何要感到羞耻的事情。神创造我为这个样子。”

——这是2000年瓦尔加斯对马德里的报刊《国家》所作的宣言。瓦尔加斯是获得西班牙最高荣誉艺术奖Great Cross of Isabel la Católica的仅有的两名女性之一。同年，81岁的瓦尔加斯在哥伦比亚的一个电视访问上公开承认她是女同性恋。

查维拉·瓦尔加斯1919年出生于哥斯达黎加一个农民家庭。十四岁那年，她逃离自己的国家到了墨西哥，在街头卖艺多年，到了三十多岁才成为一个职业歌手，1961年出了第一张唱片。

瓦尔加斯经常男装打扮，抽雪茄，喝酒，带枪，并且在演出的时候公然勾引女观众。她擅长演绎ranchera，这是一种发作内心的、关于爱的歌曲——对某个人的爱，失去的爱，对故土、国家的爱，对大自然及周遭环境的爱——这类歌曲在创作原意和传统上都是让男人来唱的。

这位绰号为“红斗篷女郎”的歌手曾是弗里达（Frida，墨西哥著名女画家，双性恋）的情人并曾与她同住，和弗里达持续了将近五年的婚外情。“当我看见她的面容，她的眼睛时，我感觉她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我感觉我能以世界上最纯净的爱来爱她。”八十多岁的瓦尔加斯回忆起她对弗里达的感情时这样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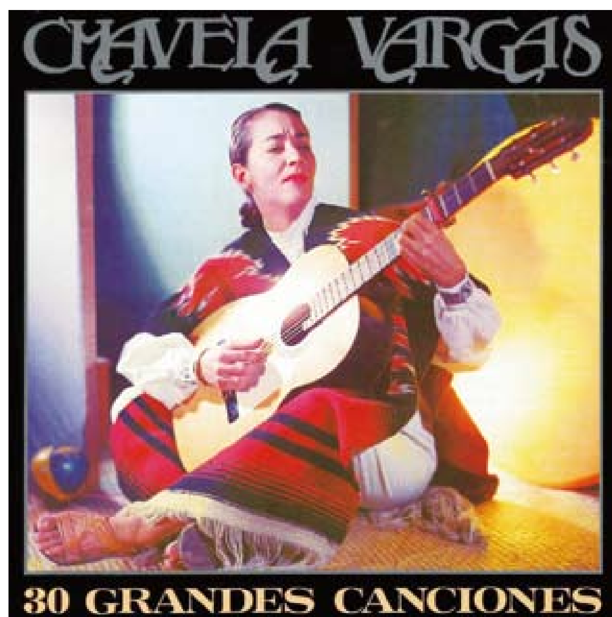
出第一张唱片时，瓦尔加斯已经饮酒过量。她的酗酒问题逐渐迫使她在1970年代进入半退休状态。1979年，酗酒成性的瓦尔加斯离开乐坛，在墨西哥城的酒吧里消耗光阴。她喝光了所有的积蓄，只是断断续续地在一些小场子里唱歌，倒是建立了一帮忠实的男同志歌迷。虽然1980年代她的事业稍有起色，主要还是西班牙导演阿莫多瓦在1991把她挖掘出来为他自己的电影唱歌，她的生活才开始复苏。1993年，她回到告别了几十年的录音室，重新开始录制歌曲。

瓦尔加斯长久以来一直是那些听她重新诠释传统ranchera歌曲长大的拉丁美洲女同性恋们的偶像。瓦尔加斯把深受喜爱的ranchera传述给女同性恋们，使这些歌曲对于女同性恋们来说变得易近可亲。史丹福大学的教授Yvonne Yarbro-Bejarano在她的论文《和查维拉·瓦尔加斯一起越界》中解释道：“由于她公开的女同性恋立场，查维拉·瓦尔加斯挪动和破坏了墨西哥流行歌曲中许多带有性别色彩的主词位置。即使如她所说，在关于男人和女人、阳刚和柔弱的传统文化想象之外建构墨西哥/美籍墨西哥女同性恋的身份和情欲是多么地困难。”

瓦尔加斯的生活方式极可能杀了她，可是她却活了下来，从一个流浪街头的歌手变成一个杰出的歌唱家，并且在80岁高龄继续开花而不老。

瓦尔加斯又开始上台演出了，2000年在墨西哥城的大广场Zócalo与近两万观众同乐，2003年还以83岁的高龄首次在纽约卡内基厅登场。2002年，瓦尔加斯在电影《弗里达》（Frida）中唱了她的经典歌曲《黑鸽子》（Paloma Negra）。

“我是生活的朋友。八十岁的生活告诉我，应该活得象个女人，而不是老女人。”



加拿大不是什么完美的地方，我也有适应不良的时候，但是在这方面（指同性婚姻），我觉得很被尊重。

——台湾声乐家马稚凯与同性结婚，称在加拿大能获得尊重。

这是一种选择，这种选择不仅可以解放女性，也能解放男性，达到两性的和谐。

——2011年，6月17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23票赞成、19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一项决议：同性恋者将与异性恋者享有同等权利。

同志又怎么样，犯法啊？我以观众角度看，出柜不会影响票房。

——台湾艺人吴青峰被疑同志恋，经济人邱瓈宽支持艺人要勇敢抗压。

请别再随便批评我们的孩子！

——亚洲第一个由同志的父母组成的“同志父母爱心协会”于2011年7月成立，不但打算开设“出柜保证班”，让同志用最适当的方式，说出“不敢说的秘密”。

声音

纽约州让世人知道，全美获得婚姻平等一定能实现，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纽约州议会在6月24日深夜通过同性婚姻法，“人权运动”(Human Rights Campaign)副主席圣恩兹(Fred Sainz)认为纽约州通过此法，对全美推动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努力，有很大助益。

无论我每天工作到多晚都有一个她一直等我，就算是9点11点甚至凌晨，这个人还是会等我，哪怕聊得不多她还是会一直等我，就算她也很累很困还是会等我。谢谢她！

——“快女”苏妙玲被疑同性恋，在微博发暧昧留言承认自我身份。

以前同性恋主要在发达国家里存在，如今这种病很不幸的传到了我们国家。虽然同性恋违反自然，但它仍在印度存在，并正在快速传播之中，很难被发现。

——印度的卫生部长在近期的一次会议上讲话时称同性恋是“违反自然”的“**病**”。



事件

吕丽萍、孙海英恐同夫妻遭同志组织联合抵制

知名演员吕丽萍日前转发的一条微博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吕丽萍微博大赞某牧师的言论，这条微博称“纽约州议会昨晚通过了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提案。这是美国第六个通过类似法案的州，也是最大的一个州。求神怜悯这片日益堕落的土地！即使有一天若这里法律规定反对同性恋会被判刑，我也仍然要传讲：同性恋是罪。神爱罪人，但神恨恶罪！信靠耶稣，胜过罪恶，出死入生。”吕丽萍在微博上呼吁“弟兄姊妹转起来”。

吕丽萍的微博言论引起同性恋者不满，同性恋亲友会联合创办人阿强认为，同性恋在中国并不违反任何法律，而吕丽萍作为公众人物，传播不负责任的言论，她的言论对同性恋人群造成伤害，还可能加深大众对同性恋者的偏见，恶化了性少数据人群原本就艰难的生存环境。

据悉，这已不是吕丽萍、孙海英夫妇第一次发表对同志不友好言论，2007年吕丽萍的丈夫孙海英在接受采访时，公开声称“同性恋就是犯罪”，引起同性恋者不满，社会学家李银河批评其“无知愚昧、没有教养”。

在新浪微博上，“淡蓝网”呼吁同性恋者抵制吕丽萍夫妇的一切作品，截止记者发稿时，这条微博已被转发了近千条。网友牛牛小哥哥说，我也是基督教但不赞成他们夫妻2个的做法，感觉失去人性的本质善良一面，和还珠格格的容嬷嬷一样。

公开身份的同性恋者，著名编剧程青松在微博上回应称，在联合国刚刚通过反对歧视同性恋的宣言之后，孙海英，吕丽萍是不是觉得应该删除《红楼梦》中的同性情节描述，是不是见到白先勇，蔡康永、关锦鹏、瑞奇马丁就要喊他们是罪人？见到在电影中扮演过同性恋角色的刘烨，秦昊，陈思成，胡军，梁朝伟，吴君如，周慧敏就要向他们问罪？李安的《断背山》是不是应该全球禁映？

截至目前，有关吕丽萍反同性恋言论事件，得到了宋丹丹、蔡康永、蔡明亮等名人的回应，表达了自己的质疑和不满。台湾金马奖执委会更暂缓对吕丽萍发出颁奖人邀请资格，各地组织也纷纷组织当地活动进行同志与宗教、公共教育的探讨。7月4日晚，央视新闻频道《24小时》播出关于演员吕丽萍“反同性恋言论”的新闻，男主播邱启明在节目中发表了关于此次事件的主播观点：“吕丽萍作为一个社会名人，在此事中应当反省……他们（同性恋者）也在为这个社会辛勤的付出着，同性恋者和我们一样，都拥有在社会当中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我们想对同性恋人群说一声：套用一句我们非常熟悉的话，我可以不认同你生活的方式，但我愿意捍卫你不同于我的生活的权利”。不仅在公共领域内令此次事件引起了再度关注，而且中国同性恋人群也在批驳声中走向凝聚，为同性恋自豪月结束时添上了出彩一笔。

TIPS：抵制吕丽萍、孙海英恐同行动“战果”小计：

抵制行动以来，共有11家同志团体加入抵制联盟，共有630万人“围剿”孙吕恐同，共有362家媒体报道本事件，共有76位明星公开力挺同志或谴责孙吕恐同。

文/新视角同性恋报道观察网络





名人的言论自由与公共教育　　文/二言

在捍卫言论自由的同时，名人的公开言论不能仅仅被视为私人领域内的表达。比如很多演员投身公益时，都会大张旗鼓地告诸公众，其高调之目的就是为了使议题引起社会关注，并借机引导公众。

假如吕丽萍小姐认为同性恋有罪，那么她自己不行此道，纯属她私人领域的事情，大家相安无事，诚如我不喝咖啡，但不会在公司厨房的咖啡炉前贴上“咖啡有害”之类的标语来试图说服同事停用。

名人有权在公共领域发表自己的言论，我们也有权在公共领域内加以批驳，读者们可以自鉴。但我不止一次提到，根本没有指望能够说服吕丽萍和孙海英转变对同性恋的看法，我倾向于将目前的批驳视为一场公共教育，而其对象并非孙吕夫妇。

2008年11月，美国加州举行有关同性婚姻的选民公投，结果支持同性婚姻的为48%，反对的为52%，与先前的民调结果非常接近。时隔两年后的2010年底，相应的民调则显示：支持同性婚姻的比例上升至52%，而反对者下降至48%。

还有一个例子。当马萨诸塞于2003年成为全美首个承认同性婚姻的州时，当时全国选民中对此加以支持的只有三分之一。而2011年初的民调表明，该支持率已经上升至52.3%，即超过一半的选民支持同性婚姻。

有研究表明，美国选民对同性婚姻的支持率大约以每年2%的速度递增。以上所举的两个实例也与这个结果大致相符。——发生转变的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公共教育。



与以往各个年代相比，同性伴侣关系在过去十年里一直是美国媒体的热点报导。美国各州通过的同性伴侣关系承认与否的法律，一次次引发了辩论，并受到媒体（包括电视、报纸和广播，还有互联网）的持续追踪。2005年，《断背山》发行时，媒体更是一片沸腾，从公映到最后奥斯卡获奖一直成为持续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同性者出柜，亮明身份。目前在美国，绝大多数人知道在相识者中（包括亲戚、朋友、同学和同事在内）就有同性恋，同性恋不再是讳莫如深的负面概念，而是一个个具体而鲜活的人，他们就在你的身边——这也是公共教育的一部分。

受公共教育的影响，一些人士对同性恋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从反对转为支持，这是可能的，比如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天佑鲍比》中的那位母亲就是一例。

回观中国，目前孙海英和吕丽萍的恐同言论所引发的讨论，就是一场公共教育。一次教育，一次推动，既不奢望每次推动能促成巨大的进步，也不因为进步有限而放弃努力。2007年孙海英发布恐同言论时，媒体几乎噤声，而今番吕丽萍再发表类似言论，媒体的反应已大有不同，这其中既借助于技术的进步（如微博），也是公共教育的结果。

当涉及到公共教育时，我们在批驳中确实应该注意风度。身为同性恋者，看到“同性恋有罪论”自然会义愤填膺，很容易情急之下做出激烈反应。不过我不妨先center　myself，直译为“回到中间”，即先将自己从激愤的情绪中拉回，稍待片刻，等冷静后再考虑一下对方为何出此言论，自己如何理性应对。此时再发批驳，往往更有条理，也更有说服力，客观效果也更好。说到底，批驳不能仅仅停留於情绪的发泄，更重要的是让在网络上潜水的多数人看到自己的看法，因为他们才是我们需要争取的对象。

我们不能禁止反对的声音发出，但也要不失时机理直气壮地加以批驳。从总体而言，公共教育促进社会进步，而这种进步不断地改善著原本受到歧视的少数族群的生存条件和生活境遇，同性恋人群也不例外。

寻找新的香辛料
Aids life cycle

文/小铁 (武汉Rainbow)+摄影/sam

一直觉得，上路，离开自己熟悉的场景和人们，就是为了寻找新的香辛料。这香辛料使得我们不至于因某种热情燃烧殆尽而懈怠，使得我们能够把理想主义化作走向明天的食粮。

今年六月，当我站在人头攒动的开幕场馆Cow Palace里，听着全球最大同志中心CEO Lorri Jean在台上发表慷慨激昂、振奋人心的开幕式演讲时，我赫然发现了它；而今，恍若隔世般，那充满了眼泪与欢笑，令所有人感受生命与爱的旅程，已告一段落。然而那摄人心魄的香气，使我每每想起便不能自已，且让我以笔带喉，为大家唱出它的爱与馨香。

“它”是什么？它就是由全球最大的LGBT中心——洛杉矶同志中心携手全美最大的艾滋基金会——旧金山艾滋基金会联合举办的，历时18年，超过54000人次参与，募得超过70000000美元艾滋基金，全美最大的艾滋骑行活动——Aids Life Cycle。



San Francisco

Santa Cruz

King City

Paso Roble

Santa Maria

Lompoc

Ventura

Los Angeles



Ride to end AIDS













End To Aids，我们共同的梦

Aids Life Cycle（简称ALC）是一项为艾滋病预防治疗筹款并提高艾滋病的公共意识而举行的公益活动，参与者利用一年的时间自发筹款，筹款达到3000美元即可成为骑手，随后在六月的第一个星期，骑手们在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的全程陪同和支持下，从旧金山骑向洛杉矶。每天的骑行路程在"40-100+"英里强度下，到了晚上，骑手们回到营地可以品尝到丰盛食品，享受热水淋浴，观看演出，聆听来自洛杉矶同志中心和旧金山艾滋基金会CEO分享的ALC生命故事、艾滋感染者的生存现状，随后踏着星辉回到帐篷里休息，为下一天的骑行作准备。

TIPS：ALC的目标

1. *为洛杉矶同志中心和旧金山艾滋基金会的艾滋病预防、治疗项目募款。*
2. *提高公众对于LGBT组织和相关服务工作的关注和支持。*
3. *提高参与者、捐赠者、LGBT社群和其他公众对HIV/AIDS的关注。*
4. *鼓励参与者和捐赠者对AIDS的直接行动式志愿工作，激励其成为艾滋病的战斗使者。*
5. *为艾滋感染者们提供一次积极的生命经历，鼓励并创造一个有尊严的艾滋感染者生存环境。*

加州梦七日

（一）梦的开始

ALC的前身是California Aids Ride，当时为艾滋病人群提供基本服务和医疗项目募款的Dan Pallota是骑行项目的发起者，他的搭档Joel则帮助他让梦变成现实。

那是1994年，当时互联网还没有普及，但在Joel和Dan不懈的努力下却筹得150,000美元，并与50多家公司建立起了合作关系。当时的雏形几乎囊括了如今ALC的所有项目，包括安全小组，医疗服务小组，每个休息站更设有为骑手打气的舞台和相关表演，可谓面面俱到。Dan更搞定了所有的项目许可，打个比方，ALC10需取得42个政府的许可顺利进行。首次California Aids Ride因此也非常成功，465名骑手、10名工作人员，总共筹得1,400,000美元。开幕式那天，面对如此大而团结的社群，想起那些因艾滋病死去的朋友们，Joel在会场哭了。

遗憾的是，California Aids Ride并没有持续下去，物是人非，洛杉矶同志中心和旧金山艾滋基金会决定接手，并为了体现骑行的宗旨——珍惜生命，结束艾滋，将CAR更名为Aids Life Cycle。

（二）梦的旅程

Aids Life Cycle 的出发地是旧金山，目的地是洛杉矶。虽然十年间路程会有些许改变，但是十年来这七天的营地基本是不变的。以ALC10为例，今年共有2350名骑手和超过600名志愿者参加到此次骑行中，共筹得13,060,000美元，而打破了10年来的记录，且让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神奇的七天，3000人一起经历了怎样的生命旅程。

向导日：超过3000名参与者齐聚开幕式场地Cow Palace进行注册登记。骑手们领车，志愿者们（简称Roadies）认领工作，最重要的是，所有参与者必需观看骑行前的向导视频和安全须知。在这之前，骑手们已经完成了数千英里的骑行培训，而Roadies更提前策划了每日表演主题，如今，辛苦的工作换来了ALC10的开幕。

第一天：82.5英里路程，骑手们在一路骑行中沿途观赏南加州最美的风景，午餐休息站参与者将感受雄伟壮丽的海洋景色，而露营地点更被评为“嬉皮士的天堂”、“加州最激进的小镇”——Santa Cruz。

第二天：每个骑手需要在这一天挑战ALC最长的里程，107英里，当然，途中人们会经过多产富饶的Salinas山谷，欣赏大片的洋蓟和草莓田；庆幸的是，到了下午，顺风会把骑手们直接推向设在King City的帐篷营地。

第三天：征服ALC最有名的大山Qaudusters，随后骑手们到达小



镇Bradley。在那里，大群笑容满载的小学生正等待着热烈欢迎骑手们，他们将售卖BBQ午餐，而骑手们也乐于因此为孩子们的教育基金筹款。在小镇度过美好的一天后，骑手和Roadies到达Paso Robles，在露天游乐场扎营。

第四天：97.7英里的路途是经验丰富的骑手们最爱的一天，沿途的景色美不胜收。

第五天：这一天沿路变成了红丝带的海洋！今天是红裙日，骑手们又一次穿行加州著名的葡萄酒庄园，沿路的高速公路也被Roadies们用红丝带妆点，爱的红色最终延续到了营地所在lompoc城。

第六天： ALC之旅将要接近尾声，骑手们穿过Santa Barbara，和特意站在陡坡上为骑手们鼓劲的变装女王Ginger道别，朝向Ventura。夜晚，Ventura的沙滩上将有烛光守夜的活动，人们在这里默哀、悼念死于艾滋病的亲人和朋友。

第七天：骑手和Roadies一同朝向终点洛杉矶奋进，经过545英里的路途，人们终于完成了ALC10的征途和使命。在洛杉矶闭幕广场上，参与人员们将得到英雄凯旋般的礼赞，不仅主办方负责人纷纷发表结束词，连著名拉拉演员Jean Lynch也出现在会场，在欢笑和泪水中，ALC10完美谢幕。

造梦者

1. 骑手

骑手是ALC的主要力量，骑手中一半是同志一半是直人，虽然参加ALC的目的不尽相同，如有的骑手是为了纪念死于艾滋的亲朋好友，有的是为抗击艾滋贡献力量，更多的人是为了“挑战自我”，但相同的是，每个骑手身上都背负着至少3000美金的募金目标，每个骑手都希望能够为“结束艾滋病”贡献力量！ALC10的骑手来自11个国家，其中最小的18岁，最年长的83岁。他们中有的人选择千里走单骑，有的人则呼朋引伴组成队伍。

骑行第三天，我们来到Bradley小镇，ALC的传统之一是每年来到这个无人问津的小镇，在这里，孩子们准备了烤得香喷喷、可口的汉堡包欢迎骑手们购买，而这些所得全部投入当地小学作为教育资金使用。

午饭时，我在骑手们休息的草地上遇到了一个年轻小伙子Dan。Dan告诉我，他来参加ALC是因为他亲眼看到他的朋友因ALC而改变。他的朋友曾是一名外国留学生，也是一名gay，任何一个身份都让他显得孤立，更不幸的是六年前，他感染上了HIV，从此一蹶不振，变得绝望消沉。但令Dan吃惊的是，四年



前，自从朋友参加了ALC后，“他完全改变了，不再绝望，不再试图自杀，变得积极向上，热爱生活，并且劝说我也来参加这个‘amazing’的活动”，于是Dan 和24个朋友决定组成“骑行海盗团”加入到ALC10中来。ALC10还吸引了一对拉拉情侣，她们把ALC七天当作自己的浪漫蜜月，用艾滋骑行来纪念彼此的爱情旅程。

之后我认识了一个32岁感染了艾滋病的朋友Michael，这是他第三次参加ALC，同时他也是Positive Pedaler（简称PP）中的一员, 即使在美国，这种“出柜”显然比同志出柜更难，很多艾滋感染者遭受着难言的痛苦，不敢告诉家人和朋友，而PP小组想要让大家知道，HIV并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可怕。他们穿着带有HIV标语的衣服呼吁人们不再歧视HIV感染者，“我是艾滋感染者，但是我仍然生存着，努力地活下去。”

为什么数次参加ALC？我问Michael。“ALC就像是一场梦，每个人都非常友好，人们会全力帮助对方。这里没有对你的评判，你不需要再隐藏自己，不用担心自己的性取向(或艾滋感染者身份)会带来歧视，你可以在这里做最真实的自己。你还会遇到真正的朋友。还有，当你筹到3000美元并最后完成7天的骑行后，你会发自内心地为自己、为整个LGBT社群感到自豪，并开始对未来抱有期待。”说这些话的时候，Michael露出憧憬的微笑。

即使如此，但真正完成7天的骑行并不容易，需要体力、耐力，以及彼此的支持。Dan 向我分享了他的两个小故事：“那是在去年ALC9，有一天，我正顶着加州的艳阳奋力向前冲，在不远处的路边，我看到一个女人举着很大的牌子为骑手加油，牌子上面写着：‘Thank you for riding（谢谢你的骑行）。’那个女人也是一名艾滋感染者，那时，我突然大声地哭了出来。”我看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之后他又说，“今年的向导日那天，看着会场里那么多人微笑着和朋友们告别，推着自行车，朝着出发的方向走去时，我也哭了。”Dan看着我，眼眶红红的，“那一刻，我和自己做了个决定，我会一直骑下去，直到艾滋结束的那天到来。”我什么也没说，慢慢地起身，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2. Roadies

Roadies是ALC对志愿者的特别称谓，总共有33组不同的小组，涵盖了食物供给、交通、医疗服务、新闻部等从基本服务到媒体报道的各个方面服务，体现对ALC所有人员全方位的支持。作为一个志愿者，人们需要交30美元的报名费（ALC为志愿者提供活动T恤和物品）和55美元的餐饮费，并且要自己购买帐篷，即使这样，每年也有很多人报名。ALC10共有550名Roadies，由50个志愿者队长来管理，每天完成看似简单而重要的工作。每位Roadie都有一个关于爱的美丽故事，年长的大叔为了支持同性恋的女儿，年轻的女孩儿为了支持自己年长的拉拉妈。

在我所工作的食物供给小组，我遇见了一位支持儿子的母亲Connie。对于信奉基督教的Connie而言，接受儿子是同志是件痛苦的事情。最初，儿子Chris并没有主动出柜，是Connie“母亲的直觉”发觉了儿子的异样，她追问Chris当时的男友，于是Chris被迫出柜了，几年后，Connie被告知儿子感染上艾滋。我不禁问自己，Connie怎能承受这些意外？但Connie不是一般的母亲，她坚强而倔强，和我们年轻人在一起时，她常常很礼貌地拒绝你的帮助，只是为了证明她并没有老，还很强壮! 她和儿子，以及儿子的朋友都相处地很好，这位喜欢戴漂亮大檐帽的妈妈经常同儿子一起去gay吧，甚至参加同志骄傲游行。为了支持儿子，她利用自己的假期，做起了ALC志愿者。虽说仅是食物发送服务，但每天三点多就得起床，晚上九点才下班的工作对于老人而言的确是个挑战，为了令心爱的儿子能感受到自己的支持和爱，Connie一直卖力地工作着。

同样是食物供给小组的Johnny，白色的胡子，脸上总是带着和蔼可亲的微笑，这个六十岁的男人来自美国中部——美国最为保守的地区，在那里宗教势力强大，同志们很少有人敢于出柜的。有一天，我们俩踩着细细的沙，默默地在沙滩上散步，突然，Johnny回头，眼睛红红地望向我，一字一句，声音缓慢



而颤抖，“Iron，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从来没有说过，你要发誓，永远不会告诉别人。”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但我隐约感到与艾滋病有关，他走近我，说“iron，我很好，但是……我的男友，他感染了艾滋…”他刚说完，我们俩的眼泪就哗哗地朝下掉，好久都说不出话，他过来抱住我说“对不起，把你惹哭了。”我当时问了他一个很愚蠢的问题：“为什么你还能这么勇敢地在他身边？”因为很多人得了艾滋之后都会被伴侣抛弃，像Johnny这样为爱勇敢的人太少了，我记得当时Johnny跟我说：“我爱他，如果我不支持他，谁还能在他身边，支持他呢？我是这世上他唯一的人。”那一刻，我觉得我真的看到了爱的形状。

Johnny的故事在这人世，也许只是星海的一粒沙，然则这不甚耀眼的光芒，之于我，却是无比重要的精神食粮，激励着我可以坚持前路。

梦的解析

跨越美国1/2的西海岸，总共545英里的路程，长达7天的骑行，超过2500人的骑手参与，超过600人的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的全程支持，23家公司跨界合作……在加州碧蓝的天空下，究竟是怎样的魔法，促成了这个振奋人心，结合了骑行、野外露营、娱乐演出，筹款的Aids Life Cycle呢？为了揭开这个香格里拉是如何建造的，我们采访了ALC执行总负责人Michael。

Michael是一个工作严肃认真的五十多岁男人，来自美国东海岸。当问及他如何能调动这么多志愿者完成庞大的ALC时，他严肃地说：“和他们睡觉。”令我们大跌眼镜。这种美国式幽默也缓解了严肃的采访气氛，于是在明快的聊天中，我们终于了解了ALC的运作方式。

ALC是一个全年运行的项目，通常以14-15个月为准备周期，早在2010年3月10号，离ALC 9开幕仍有4个月的时候，人们就开展了ALC10的筹备工作。



从人员分工来说，以ALC10为例，ALC项目组有24名员工，其中6-7名来自洛杉矶同志中心，7-8名来自旧金山艾滋病基金会，剩下则全部为积极志愿者。Michael同时与2个主办方的协调负责人沟通。

旧金山艾滋病基金会负责的主要工作是外部沟通协调，三个工作人员的工作不仅包括计划营地，休息站安排，物资供应商的沟通，与政府的联系，和警察沟通有关路况安全等问题，还包括所有交通用品的管理，包括卡车运输、骑手们自行车的搬运、装卸以及所有物资的上货下货，以及志愿者的总协调管理。以志愿者为例，负责志愿者管理的KIM负责和六名副手沟通工作，而这六名副手则和50名志愿者队长沟通，随后，这50名志愿者队长负责管理550名沿途志愿工作的Roadies。

洛杉矶同志中心所负责的是全年的人事和筹备，包括骑手招募，志愿者管理以及骑行准备（骑手的培训支持等）三个部门，此外工作人员还需负责市场营销，包括联系合作公司等，为第二年的骑行做基本筹备。ALC10共获得6家公司的现金捐赠、15家公司的食品供给和宾馆住宿等无偿捐赠，还有40-50家公司提供物品的折扣优惠。这些折扣非常人性化，它包括ALC物资购买折扣以及骑手的私人物品折扣。

随后，作为一名骑手或Roadie，在路上的每一天里，你将获得每日ALC早报、三顿丰盛的食物、帐篷、热水淋浴、便利的移动厕所、自行车修理服务、医疗服务（包括按摩服务）、夜间巡视的安全服务，为骑手指引道路顺带打气的交通小组志愿者，以及数不完的娱乐节目，你想得到和想不到的服务这里真正应有尽有。

充满人文关怀的服务还体现在这七天之外，ALC项目组除了提供骑手和志愿者的培训外，也提供资金募集方式的培训，手把手教你如何完成3000美元的募款。尤其是在经济不景气的现在，ALC设计各种方式帮助并激励骑手们筹款。例如，只要骑手们募到一定的钱，即可得到相应的ALC纪念品，他们更与苹果公司合作，欢迎骑手们参加ipad抽奖。这么贴心的服务，难怪大家参加了一次还想着下一次。



面对面：“防艾是全世界都在关注的议题，在你看来，ALC与其它国家或其它形式的防式方式相比有何不同？”

Michael：

1，口口相传，社群中的一个传奇。

它是一个全面支持的项目，人们所能想到的一切我们都有，我们并没有刻意地创造一个社群，我们所想到的是“漂亮的营地，丰富的营养食物，热水淋浴，便利的厕所，微笑的人们可以享受不一样的人生旅程。”这里被称作一个脱离于俗世的香格里拉。

2，一个让人们感到骄傲的挑战

从3000美金的募款，到连续7天的营地生活，545英里的骑行路程，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不可思议，但是人们居然都将它们一一实现！更重要的是，大家募集到130万美元！

4，享受乐趣

ALC不是悲情的募款活动，虽然这里也有眼泪。ALC10每天晚上都有两个主办方单位CEO激情澎湃、妙语连珠的演讲以及志愿者们的歌舞表演。白天，在骑手必经的骑行路上也设有四个不同主题的休息站，志愿者们搞笑的表演把大家逗得前仰后翻。在这里，笑容像盛开的花一样常常绽放在每个人的脸上。

5，全方位支持

向导日的当天，除了观看安全须知的录像，每个人还必须在安全须知承诺书上签名，我们会时刻提醒人们注意安全，不仅为自己，也是为他人。我们甚至为了夜间营地的步行安全，为每个参与者准备了一个放有手电筒等基本物资的小袋子。



结语：

你可能无法想象Aids Life Cycle有多么大的魔力，但如此有意义的目标、具有冒险主义精神的500公里挑战骑行、搞笑表演、友情……全都放进加州这个容器中，最后“嘭”的一声，蹦出来这个神奇的项目东西，这7天美好得像一场梦，但的的确确，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即使是永远在鼓舞他人的洛杉矶同志中心CEO也不得不感叹，每年ALC这短短的一周，都是她接下来努力工作一年的动力。而我真的相信，ALC就像是某个美丽的梦，某场讲述人们与艾滋病战斗的电影，某首不同声音汇集到一起的爱的赞歌……令我们感到欣慰和期待的是：即使只有美丽短暂的七天，可你知道明年它还会盛开，它会不断地生长、绽放，直到艾滋病结束的那一天。

有关AIDS/LifeCycle 10个好玩的数字

年龄最小的参与人员：18岁

年龄最大的参与人员：83岁

被用过的便携式厕所：1055个

参与人员的国别：11个

被喝掉的水：16,800加仑

被吃掉的鸡蛋：44,600个

被干掉的意大利面：1200磅

平均每天消耗的卡路里：3,410

被抹掉的护肤霜：18,000包

2350名骑手筹得资金13,000,000美元





ALC的志愿者们

文/阿强

琳达：儿子的幸福是最重要的

65岁的琳达在AIDS life Cycle 10（以下简称ALC 10）做志愿者，我们一起被分在交通组，负责维持起点和到达站的交通秩序。

琳达个头不高，身体有些发福，金黄的头发在加州灿烂的阳光照耀下更显夺目。

她喜欢站在骑行终点站的入口处，每当有骑手从旁边走过，她用双手在空中夸张地划出一个大圈，伴随腰肢摆动，双手的指尖轻轻指向终点站，口里不停得重复着“all most there”(就要到啦)、“you made it”(你搞定啦)等句子。经过一天的艰难骑行，就要到达终点，骑手们大多充满欢乐，回应琳达的是一张张笑脸和“谢谢”。

这是琳达第一次参加AIDS life Cycle做志愿者，她的儿子，41岁的马修是一位同性恋者，今年第十次参加骑行。琳达从家乡飞到旧金山，然后跟随骑行的队伍一路前行，历时一周到达洛杉矶。在这期间，她跟年青人一样睡在野外的帐篷里。对于为什么要来做志愿者的提问，琳达说，“我要为儿子做些什么。”

直到21岁之前儿子都生活在“柜子”里，琳达记得马修向她出柜的时候，她有些沮丧。不过，因为跟儿子关系一直很亲近，情绪很快就平复了下来。琳达并不担心儿子的生活，她说儿子现在还是单身，她无所谓，倒是她的丈夫有些着急，“他希望儿子有个伴不孤单”。

你会在意亲戚朋友的看法吗？我问琳达。“对于我来说，儿子的幸福是最重要的，相比之下，其他人的看法都算不了什么。”琳达这样回答。

ALC骑行的车手，必须为艾滋基金募集至少3000美元方能参加。这对马修来说并不困难。琳达说，她每年会为儿子捐600-800美元，同时，她会在家里做一顿非常丰盛的晚餐，邀请30名左右的朋友参加，每位朋友会捐出30美元，这样能助儿子一臂之力。因为她的帮助，马修每年都能募集5000美元左右。




THANK YOU RIDERS!
BOARD OF DIRECTORS
LAGLC BOARD THANKS YOU RIDERS!


m&m
COMPLIMENTS
BOARD OF DIRECTORS


WELCOME
Los Angeles
RIDERS!
Love,
BOARD OF DIRECTORS
RIDERS!
LOVE YOU
BOARD OF DIRECTORS


THANK YOU
Thank YOU


Ginger
Bromlay


ROADIE
Ride to end AIDS



迈克：在这里我精神解放了

与琳达来做义工支持儿子不同，58岁的迈克是来支持自己的。这个身材高挑，被阳光晒的黝黑的男人几个月前才向家人出柜。“在这里我精神上解放了”，迈克毫不掩饰在ALC做义工的几天经历对人生带来的巨大改变。

迈克结过两次婚。第一次婚姻时，他靠酒精麻醉自己，夜夜买醉，前妻不堪忍受离他而去。几年后，他有了第二次婚姻，并育有两个孩子。起初，性并未成为夫妻关系中的障碍，因为他总是喜欢“先让别人得到满足” 。过了几年，他开始觉得力不从心，但宗教的力量、自我不认同的恐惧，每当对男性有想法后，他总是告诉自己，那只是欣赏，并不说明什么。五年前开始，信仰已阻挡不住他寻找同性的内心渴望，他背着妻子，在外面有了同性伴侣。

四年前，他的孙子13岁时向全家出柜，迈克装着很轻松的样子对他说，“OK，这没什么大不了。”其他的家庭成员也都很容易就接受了。然而，迈克却没有孙子那份勇气，他在“柜子”里又多呆了四年。直到今年初，他的一位同志朋友鼓励他 “应当做真实的自己”。迈克犹豫了很久，他说，实在不想再撒谎。他鼓足勇气约上妻子一起好好谈谈。向妻子出柜时，他一直哭，等他说完后，发现妻子却异常冷静，妻子对他说，永远把他当亲人。现在，他们是最好的朋友。

迈克说，他羡慕孙子这一辈，可以很坦然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出柜时，家人都能轻松接受。他恨不得自己生在这个年代，他说社会在进步，同志可以做真实的自己，他为孙子这一代感到开心。

迈克的出柜并没有引起家人的太大震动。女儿对他说，“老爸是GAY我一点也不吃惊”，他83岁的老母亲略有不适，她问迈克，“你确定你真是同志吗？”“是的，我确定，100%确定”。迈克的母亲在跟当地同性恋亲友会的家长们沟通和分享后，也很快平静下来。迈克说，很多人帮了他，所以他要来ALC做志愿者，算是对社区的一点回馈。

ALC的第五天，所有骑手和志愿者都要换上红色打扮。迈克穿上他超短的红内裤，对着身边经过的骑手们兴奋地舞蹈。他说，他的人生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真实过。

“在这里没有什么顾虑，我恨不得告诉全世界我是GAY。”迈克说，“明年我还要来。”



记者手记：公民社会的自我管理

在AIDS life Cycle 10（以下简称ALC 10）做了一周的志愿者，美国公民的参与意识及自我管理能力给了我最大的震撼。ALC 10有2300余名车手参加，服务于此项活动的人员超过590人，期中有10几名全职员工，其他570多人都是志愿者。除了在旧金山开幕那天，我看到有交警协助维持秩序外，之后，再没有见到有公务人员参与，全程皆由志愿人员协助完成。

3000多人参与的活动，每天早上从宿营地离开时，看不到一片纸屑或垃圾，除了参与活动的人自觉外，志愿者队伍还有一个“清扫组”，等大家离开后，再拉网排查一遍有没有垃圾留下。而整个活动的指导手册厚达1000多页，你能想到的任何一个细节都包括了进去。

我访问了十几位志愿者，有人在谷歌工作，有人是律师，还有一位60多岁的老人，是拉斯维加斯几家赌场的老板，地地道道的亿万富翁，他每天早上3点半起床，负责分发早餐，每天领早餐时听到他“how are you doing”的问候和慈祥的笑脸，我就觉得世界真的是美好的。

很多工作需要早起，我所在的交通组每天早上六点上班，说好的集合时间，大家都能准时到达，在国内参加活动时，总有人迟到，迟到了还能找出各种理直气壮的借口，相比之下，美国志愿者的自我管理能力让人刮目相看。

没有冗长的领导讲话，没有各类制服人员“来管你”，靠着公民自愿的参与、志愿的服务，完美地办成了几千人的活动，而且70%以上的参与者承诺明年还要来。

一个成熟而稳定的社会，更依赖于公民自治。培养公民积极参与社会事务，让公民自我管理，而政府做他应该做的事情，美国社会的经验值得中国社会借鉴和学习。







骄傲的存在

编辑/sam

当我们同在一起
老年-青年摄影项目

来自/ 洛杉矶同志中心老年服务部门

为了促进老年同志与青少年同志沟通和对话，并让参与者学习到基本的摄影技巧。洛杉矶同志中心老年服务部门近年来创办了老年-青年摄影项目。

最初，他们只是将老年同志和青少年同志的照片聚集在一起，让互不交流的对方在一个视觉平面上看到彼此，并不自觉产生对话的兴趣；随后，他们邀请人们在一起学习和创作。每个青年同志都可邀请一位老年同志作为自己的摄影计划搭档，通过影像分享彼此的故事。在这个过程中，项目发起方会格外注重引导，设立界限，善意教导沟通技巧。

每年，当这些摄影作品随着周期更新展览时，你将会在现场看到两到三代同志同在一起，延续同志的年代史。



Join THE

SENIOR YOUTH

PHOTO PROJE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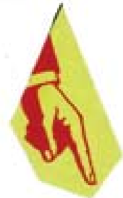
2011



MONDAYS FeB 28 – April 11

6 - 8pm





For more information contact:

Sofia Rose Smith
Program Coordinator

323-860-7388
or
SSmith@lagaycenter.org



LIFEWORKS
empowering the future for our youth

SYPP Youth Flyer by Jenny Daugherty



Photography: ***pierce***















Photography: ***dante***

Photography: ***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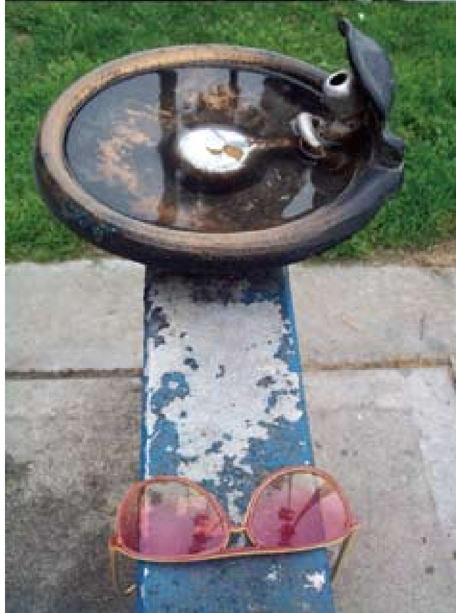






Photography: ***penelope***






Photography: ***koubi***











和身体聊聊天

改造/革命/正视/和解/爱，你的身体

策划/Sam、Ana、手绢
制作/Sam
油画/gogo



你们相处了二三十年，甚至更久。她每天都为你付出辛劳，其强度远远超过你的母亲；她承受着你所有选择带来的实质性后果：她默默接受你吸烟带来的伤害，除非万不得已从不罢工；她坦然收下你改变造型而导致的各种物理及化学侵害、甚至尝试和你那硬邦邦的束胸和谐相处。

是的，你有意忘记她，因为，你错误地以为她就是你。

但她不是你，她是你的身体，你在这个世界赖以生存的唯一拍档。一开始，你或许不喜欢她，甚至从未真正地“看见”她，但到离开世界那天你会发现，这一世，你们是最佳拍档。

感谢你的身体，并不一定需要昂贵的补养品，有时候，她只是想和你安静地聊聊天。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和身体聊聊天，好吗?



失败的规范

Normalization Fails

文/兀兀+插画/鲸鱼镇@杨loli

喵中午发短信给另三个拉拉，说要一起做一场有关“身体”的讨论。
晚7点。学校餐厅。
参与人介绍：喵，喵的女友桥；面团，面条的女友小夏。
姑且给这四个人一个最粗糙的性别面貌：桥和面团：T；喵和小夏：P。

【从弗洛伊德和一堆概念开始】

喵：好吧我蒙骗了你们，我们要聊的不光是身体，而是“T对男性身体的幻想”。
冷场。
喵：比如说，T对自己的身体怎么看？会不会希望自己拥有男性身体，希望自己有小鸡鸡？没有这些，T会不会有缺失感？
小夏：就是说没P什么事儿对不对。
面团：我觉得吧，T最好就是没有胸，然后个子比较高。
桥：对。
面团：我倒也不希望自己有小鸡鸡。
桥：我想有。
小夏：最早谈这些的是弗洛伊德。
【话题短暂地转入弗洛伊德，之后是女权主义理论对弗氏理论的修改和声讨。从阴茎崇拜到阉割，从生理性别到社会性别到身体。】

【T身体想象一种：要没胸，要高！但也不是男人身体】

喵：我们还是说点直接生活经验的东西吧。T 在自己青春期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刚说了不想要胸，可那时候开始发育了。
面团：我那时候还好，没有胸。
喵：被人看出来有胸，会难堪吗？
面团：有一段时间我希望它最好是平的，最好一点都看不出。刚开始长胸的时候还是不习惯，所以后来就有点儿驼背。我很瘦的时候也看不出来，尤其是冬天；但是到夏天还是要适应一段时间。现在有一点儿也觉得无所谓了。

面团：还有我喜欢肩比较宽。我觉得T吧，最好胯骨不要太宽，对。不过这个对我也还好。
喵：手大脚大之类的呢？
面团：我最喜欢的就是长。比如我希望长得比较高，也希望手指长。
喵：脚呢？穿鞋会垫鞋垫吗？
面团：不会特别。因为我一直打篮球，我都穿球鞋，比较厚。穿高一点儿的还是比较开心吧，起码比她高就行（指指小夏）。
喵：会拒绝化妆吗？
面团：我不喜欢化妆。

小夏：打篮球那时候你的力量、速度跟那些男生是一样的吗？
面团：就是有点儿小。初中时候差一岁身体力量有时候会差很多。我老跟另一个小男孩练球，他特别矮，其他男生都特高。我俩一块练传球。然后有些高年级的男生知道我是女孩，他们有时候就在那儿开玩笑，说我喜欢那小男孩。
小夏：那你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自己跟男生差得不是一点儿半点儿的了？
面团：初三。因为那时候他们长到一米八多了。
小夏：你想长一米八多吗？
面团：对啊。我其实最想的就是长个儿。这是最重要的。
桥：我也是。
喵：你要不是T你会希望自己长一米八吗？
面团：我就希望自己长高。我觉得我应该长高。但我没长高。

面团：那时候主要是穿衣服和头发问题。
喵：你妈让你穿女孩衣服。
面团：对，但我就喜欢穿运动服。而且我每天跟一帮男生练篮球，教练知道我是女孩，但其他几个副教练，过了很久后知道我是女孩，都吓到了。
喵：小时候你妈给你穿女孩衣服，会特别不舒服，觉得那不是你吗？
面团：我的自我意识来得特别晚。一直到我喜欢女生的时候，我也不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女生去喜欢一个女生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也没有特别羡慕男孩那种想法，没有。
面团：我的问题可能是，有的T吧，本来长得也挺好看的，打扮成女孩，也挺好看。但我就是这样的：我妈要是不打扮我吧，从小人家都以为我是个男孩：不怎么长头发；长吧，也癞癞叽叽的，然后整天身上脏兮兮的。我妈就特意给我打扮得特别好，给我画画眉毛，画画眼儿，给我拍照。结果她每次发现，给我穿漂漂亮亮的出去了，中午吧，就满身泥回来了。就那种。也不是说一定是个男孩，但确实挺野的。
喵：那你弄满身泥是有点儿反抗心态吗？
面团：没有。那完全是自己不注意，只顾玩儿。（笑）

喵：OK。那别人喊你叔叔或者哥哥你高兴吗？
面团：也不会。我不认为被认为是个男的会有多开心，还是会有点儿尴尬吧，我也不希望成为一个男的，对。
喵：T是外在于男和女标签之外的存在吗？
面团（沉思）：我觉得大多数的T还是女孩。不过这么说又有点儿tricky，T到底是什么，还要看你怎么定义男和女。我还是倾向于这种观点：重要的是你喜欢女生，而不一定是你作为一个男的来喜欢一个女生还是作为一个女的来喜欢一个女生。我喜欢女生，很早很明显。我可能是先于那些范畴存在的一个东西。她们喜欢的是我，第二步才是说我该属于哪个范畴。但对我来说第二步的问题好像一直不是特别【成问题】的事儿。

【T身体想象另一种：身材、鸡鸡——都要！性、性别——干嘛非分开？】

喵：你们第一次看到的男性身体是谁的？看到生殖器什么时候？有什么感觉？
桥：我只看到过我弟弟的。
小夏：我第一次看到的一批生殖器应该是在幼儿园，小孩儿的。所以，你对那个东西没太大的感觉，你会知道它是尿尿用的。
面团：对，我看到的也是我弟的。
桥：我有感觉。因为我想站着尿尿。
面团：我没感觉，因为我们是把着他尿尿的。他都不能自己蹲着尿，我觉得很麻烦。
桥：我想站着尿，因为那样很帅，很干净，不会沥沥啦啦的。

小夏：那你想要有男性生殖器吗？当你发现喜欢女生的时候？
面团摇头。
小夏（转向桥）：你呢？
桥：想啊。
面团、小夏（一起问）：从什么时候开始想的？
桥：一直都想啊。
小夏：抛开站着尿尿，你意识到它还有其他功用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桥：小学三四年级。那时候看《新白娘子传奇》。
面团：新白娘子传奇里有这个吗？
桥：没有啊。但是我喜欢她呀。
小夏：你觉得你不是男的就不能喜欢她吗？
桥：小时候，你的自我期待和别人告诉你你该干什么产生了差异；然后你发现你的自我期待都是另一个性别可以做的事情，比如小时候我爱在外面到处玩，我妈就说小心坏人把你绑走——你要是个男孩她可能就不会这么说。你想保护别人，人家也说你不是男孩，是男孩打架就不会吃亏。每当你想干什么的时候，都发现那是另一个性别才可以干的事情。
面团：然后男孩在你头脑里就从一个概念的东西，转化成了你想拥有他们的身体？
桥：我就要做个男孩。我想要是力量型，可以征服，可以保护；然后我喜欢温柔的女孩，那我就可以拥有女孩。
面团：她说的其实大部分还是gender（性别）方面，还没有到她的body（身体）。其实你说的是gender方面，gender role（性别角色）……
小夏：哎呀她不会知道的。
（两人开始掉书袋……）
小夏：你有没有发现：保护别人、征服别人，男生女生都可以做。
桥：那是到了大学才知道。
小夏：那到了那时候还希望自己有男性身体吗？
桥：希望啊。
小夏：为什么啊？
桥：我喜欢姑娘啊。
小夏：然后呢？
桥：我还没长高长结实啊，我保护不了别人。我没力量啊，反正我喜欢的那些事情都是力量型的。
小夏：举个例子，如果你变成一个男生，你的身体还是这样子，你只是换了一套生殖器而已。
桥：那我去死吧。
面团（笑起来）：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喵：身体、sex（性）、gender（性别），三个东西根本没法分开啊。在你想要、或者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是什么性别之前，难道你有一个无性别的身体吗？
小夏：不是，我刚问那些问题是因为，桥以为她要做到那些事情必须是一个男性身体。
面团：但其实她想的是一个stereotype（立体类型）。这个男性的身体不仅是一个生殖器，还有一些美德，比如高、健壮，敏捷、速度、力量。
桥：对。
面团：但问题是，现实中的男性身体也不是都这样的。

喵：可能男的也向往自己是这样的，所以小夏才想问桥如果多了一个生殖器的问题。
小夏：如果给你所有这些高、强壮、敏捷，等等，但就是没有生殖器呢。
桥：不行。
小夏：也不行？！
面团：为什么？
桥：我还是比较喜欢那种交配方式。（笑）
面团：哦，这就是sex的问题了。
小夏：也有穿戴式的情趣玩具啊。
桥：不一样。跟真的不一样。因为你自己没有。
桥：小时候，大概两三年级的时候，坐火车去看我妈，火车上的读物有好多这种性描写。我妈当时骨折，我一个人很无聊，就看那些读物，边看边想。我想象的就是攻击型的方式，主动的，进攻的。
小夏：你这些在没有阳具的情况下也可以做到。
桥：不行。
喵：那是女权主义者们认为的吧。很多人会觉得要是能有，还是真有比较好吧。
小夏：如果没有那个东西你就不能攻了？
面团：也能，但她觉得那种攻就不完美了。
桥：对。
面团：但是如果你有一个，但是特别小。怎么办？
桥：那我就去死吧。
小夏：那也不行。
桥：对。你说的想象并不只是有没有，而是你期待自己是什么状态。
小夏：与其小还不如没有？小和没有，选一个！
桥：不好选。我也不知道小是什么样子。
面团：有些小零也希望自己没有，折腾他们的身体：T就是绑上面，他们就是绑下面。
桥：我想象的，最理想的方式，就是那样的。我对可爱的男孩也有好感，但那种情况下我也希望自己是进攻型的。说不定我如果是男的也是个gay。
面团：而你的工具就是penis。
桥：还有body啊。干净、高大、不一定要很壮，但是要结实。
小夏：干净、高大、结实的body，跟小的penis。如果这样能达到攻的效果，你满意吗？
桥：也说不定。在我看那些杂志的时候，那里面没有描写女性的愉悦。我只想象它对我的功用，明白吗？
小夏：我在想到底是生殖器，还是身体，能满足你对于攻的需求。
桥：都！Both！
小夏：缺一个呢？二选一呢？
桥：为什么非得缺一个啊？！

小夏：你有想象过生殖器给你带来的身体快感是什么样的吗？
桥：有啊有啊。其实我有时候能感觉到它存在。你知道生物学上说，阴蒂就是未发育完全的阴茎。
桥：其实我偶尔能感觉到它。
小夏：这个想象已经不是男体的想象了……
桥：虽然没有，但是我能感觉到我有鸡巴。
小夏：有尾巴？
桥：鸡巴。
喵：她（指着桥）能感觉到应该长鸡巴的地方里面，有时会特别烫。
桥：对，实感上来说，你知道它比较小，你不应该感觉到整个区域的涨，但我有时候会感到。
小夏：你会吗？
面团：不会。
喵：人的意志，比如有时候长期的期盼，的确会影响生理上的感觉。

【T身体的被动开启】

桥：我在18岁之前一直不接受自己的身体，直到谈了第一个女朋友之后才逐渐接受。
小夏：为什么？
桥：是因为我一直觉得自己这样的，不会有女朋友，但是竟然有了个女朋友。
小夏：不错诶。在受到了P的肯定之后T才认同自己的身体。
桥：但我现在也没有完全认同。

喵（问桥和面团）：你们在做爱的时候身体让碰吗？
桥：我原来不让。
喵：是吗？
桥：是。或者我想象的不让她碰。
面团：什么叫你想象的不让碰？她在碰，但是你觉得她没在碰？
（大家笑抽了。）
桥：不是。一开始就是觉得她不应该碰我。但她很能说话，嘴很甜，渐渐我就不忍心拒绝。觉得上床是真正的一种交付吧，给彼此承诺。但作为T，其实是被上床了，还是挺突然。我当时的感觉，可能类似于，自己对性没什么想法，被男朋友哄骗上床了的女的，觉得有点耻辱，尴尬，但又不想在对方面前表现出来。就是半推半就吧。后来觉得也就这样了吧。

小夏：但你之后有快感？
桥：没有。一直到我们分手都没有。
小夏：她碰了你一会儿，你没反应？
桥：不是，要装。就她碰了你一会儿，你装，赶快处理过去。
小夏：这个快感和你的自我认同是有抵触的么？
桥：有抵触。就是觉得不协调、不统一。分裂感。
小夏：你会郁闷吗？
桥：有时会。但大部分时候也忘了这事儿。
桥（皮球踢给面团）：你会吗？
小夏（挠头挠头）：好失败……你自己说吧。这是你的身体，我不能帮你回答。
面团：好吧，她有尝试碰过我。我也不抗拒别人碰我。但问题是，我一碰就鸡皮疙瘩，不能够继续。有时候特别兴奋的时候，她来碰我，一下我也觉得挺爽的，但是很快就起鸡皮疙瘩，然后觉得不行，就停下来。
桥：说明你还待开发。还没尝到high的感觉。哈哈。

【后记】

主编给我的主题是“T的男体幻想”，但它像一把量不出海岸线长度的尺子，在我们散漫的聊天中很快消失了。这次聊天呈现的，是身体、性别和语言自身交织在一起的一个复杂的矩阵，其中每一个概念，在实际生活中而不是理论中，都没有一个清晰、唯一的定义。每一具身体都是独特的，也是孤独的。不止T的身体如此。而性的体验有时说出了人最终的孤独和失败。面团的身体拒绝被归为男或女，她想开启标签之外的自我的无限可能，但也许更像一种无处可去，对爱人的触碰仍不适应。桥希望自己成为男孩，拥有典范式的男性身体，但TA最后被迫接受、习惯于自己并不理想的身体。也许每个人面对自己对理想身体的想象，都是孤独者和失败者。

对，这个访谈是关于失败的。更重要的是，这个访谈是关于性别规范、性规范的失败，因为！它最终没能消灭T既不同于男人又不同于女人的身体想象和身体欲望，没能消灭T的身体存在，最终，它也无法遏止我们在此谈论这一切。也许真像朱迪斯·巴特勒说的，语言这个规范机制将身体、性装饰成某种超越语言的东西，好让我们闭嘴，让我们无法用语言清楚地描述、想象它们，最后在沉默中，不合规范的身体、比如T的身体，将变得无法想象，这类身体的主人将变得虚假、甚至没有空间存活。

所以让我们谈这些，不停谈这些，永远都不嫌多。让孤独的身体给予彼此理解和安慰，一次次的，以谈论开始，同时以谈论终结，让压制我们的各种规范最终失败。

选……择

摄影/一点+模特/妹妹

十字路口
向左还是向右
你孤身栖于尘世
身后
是深不见底的空白
而你的隐忍
你的坚韧
正化作一束光
从遥远的彼岸
穿越千山万水而来

















人·造

我作为变装国王的短暂生涯

文/Emily Yoffe 艾米莉·约佛
Slate杂志专栏“人类小白鼠”专栏的作者撰稿人
翻译/马景超

我问我的变装国王搭档赫比·韩德，他是否可以在我初次作为男人登台之前，帮我搞定我的假胡子。赫比说他很愿意帮忙，但是我必须为我自己的脸部毛发负责："这是你的胡子，你应该绝对地拥有它。"想想我这么多年为了消除唇毛而花在电疗上的钱，这事情真是个美好的讽刺。

我是"人类小白鼠"专栏的作者。在那里，我做那些自我调适过佳的读者所不能尝试的事情，我让自己和天真的读者一起经历了很多不堪回首的经历。我曾经当过一个街头音乐家，一个选美比赛参与者，一个独唱歌手，最惊悚的是，我还曾是一个儿童聚会表演者。但是这些都不如变装成我的人格另一面"男子汉约翰森"（Johnson Manly）并且进行表演，带给我家人和我那么多的心理压力——和心理启示。

我对于变装皇后很熟悉——男人们为了表演或者活动，打扮成花枝招展的女人，但是我对于变装国王一点概念都没有，直到我的一位Slate杂志的同事建议我去接触他们的文化。我很快就找到了成立于2000年的"D.C.国王"，他们宣称自己是"世界最长寿的变装国王表演团"。我看他们的网站时，第一件让我惊讶的事情就是这些变装国王都是挺友善的姑娘。她们承诺："我们相互间非常支持，我们就希望您能够开心。"

她们的表演有十个单人的或成对的节目，对着流行歌曲对嘴形，每月两次。为了能登上演出名单，我只需要参加他们的月度聚会就可以了。我们差不多有18个人，种族各异，年龄在20岁和40岁之间。有的人是留长发并化妆的女人，看起来也女人味十足；有人明显是女人，但是留着短发，穿着男人气的衣服；有的人看起来就像男人。

会议由表演团的发起者组织：肯·韦加斯（Ken Vegas）是一位34岁的视觉设计师。他的真名是肯德拉·卡里加·肯（我称呼人都是用他们自己更喜欢的名字和人称——通常是男性人称）召开会议时，会先让我们自我介绍，告诉大家自己的名字、星座和"打包"习惯。最后这项的意思不是你爱用塑料泡沫还是发泡塑料纸，而是国王们喜欢在他们的裤子里面装上什么作为假阳具。答案五花八门，有袜子，有笑脸小人Mr. Bendy，还有半个苹果。

在会议上，23岁的赫比自告奋勇要做我的向导。他身材短小精悍，留着金色的小平头（crew cut），自己说自己是一个"拒绝选择女性身体的跨性别者"——也就是一个女同性恋者，自我认同为男性，但是不打算进行任何手术。每天，他都打好包，并且穿上被称为紧压衫的东西来束胸。他解释说："我把这个叫做'男起来'。"

赫比总是能给出很有用的建议。他向我介绍了那些特别的铁盘粉饼和粉底刷可以用来化我的胡子。他建议我去二手店的男士服装部买衣服。最重要的是：我的包要稳当紧绷。变装国王们有很多故事，关于乱跑的包，令人尴尬地跑到了厕所或者掉到脚踝。把包放进去也会迅速地帮助我的转变。赫比解释说："你马上就明白为什么男人们总是在两腿间乱抓了。"

我还得选择一首歌，一个艺名和一个形象。奇怪的是这并没让我想太久。"男子汉约翰森"这个名字从我的潜意识里一下冒出。我也立即意识到我想模仿的男人是汤姆·琼斯（Tom Jones），我也将会唱他的歌。几十年来，我一直想和汤姆·琼斯在一起。而鉴于那梦想永无实现之日，我发现自己也可以成为汤姆·琼斯。

赫比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观察自己身边的男人，立起自己的双肩，大大咧咧地走路——让我的包来带路。赫比教导我说："男人们不在乎，他们走就是了。女人们要刻意得多。"

我心急地定了三套汤姆琼斯1969年到1970年的电视表演：《这就是汤姆·琼斯》，然后以我当年青春期歌迷的那种专注开始研究他的一举一动。只有一首歌是我最应该唱的：他的主打歌《这并不非凡》。

我告诉今年12岁的女儿我将参加一个演出，女人打扮成男人，然后配着录好的歌曲来表演。她做了一个恶心到了的表情，看起来很紧张。她问："妈，我不用作为你的儿子和你一起去吧？"我向她确保她不用作一个变装王子。

一天晚上，在我女儿睡觉后，我决定来打包。我拿了一个抹布（wash cloth），把它卷起来塞到我内裤上左腿处的洞那里去。在《精神分析引论》（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sychoanalysis）的第二十讲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写道："关于小女孩，我们知道，她们由于缺少一个大而可见的阳具而感到自己有严重的残疾，她们嫉妒男孩拥有阳具；想成为男人的意愿主要从这里产生……"我不想说这位恶名累累的"大夫先生"（Herr Doktor，弗洛伊德是精神病医生）是对的，但是戴着这个棉布附属物走来走去的确给了我一些启示性的体验。我突然觉得我在世间并不孤独。现在我腿边有一个秘密朋友安了家，给我力量和鼓励。我问我的丈夫这感觉对不对，他点头肯定。我说："怪不得你们男人总喜欢看看它是不是还在那。"

购物的时间到了。二手店没有我这个型号的男装，而我又想扮帅点。于是我去了Lord&Taylor百货商店，在男装部浏览。可是他们最小号的夹克都让我穿得像是在模仿我父亲。走到楼上童装部，我在男童区挑了一身正在打折的海军条纹的套装，和一件蓝色的正装衬衫。然后我去面对我最喜欢的女售货员，一位七十多岁的女士，她也认识我和我的女儿。"你好啊！"她说到。看到我独自一人拿着男童的衣服走向试衣间，她很迷惑。我默默地奔进了试衣间。18码的夹克正合身，可是我的屁股却没法穿进这裤子。我又偷偷溜出去，拿了些我勉强扣得上的牛仔裤。我试完结帐的时候，还好，我认识的那位售货员去休息了。

下一步：内衣。在一家体育用品店，我买了一件过小的运动文胸，可堪其用，虽然穿着它的感觉就像是做个乳房X光检查一样无趣。为了安全起见，我决定把我的抹布塞在一个运动护裆里面。我不知道它们在哪里，于是我问了一个女售货员运动内裤在哪里。她带着东欧口音回答说："什么？"

"支撑用的"，我解释说。

"给脚用的？"她问。

"不，给……"我用双手在腿间比了个圆圈。她带我去楼下一层，我立即被袋子和挂绳的种类之多所震惊，有些还带有可卸除的硬质护裆。确定周围没人后，我穿上了一个，把它拉起来以确保它可以在我的身上挂住。它带有一个看起来很保险的袋鼠状的袋囊，我觉得我可以把我的手机放进去再调成振动。

现在是周末，我下周三就表演。赫比来我家给我一些指导。我告诉女儿我排练时，让她呆在自己房间别出来。然后我束起头发，穿好衣服，画出了自己的胡子。在我在起居室演练之前，我去书房拿点东西，看见我女儿坐在我电脑跟前。她看见我时小小地惊呼了一声："哦妈妈，我还以为是个小偷！"

赫比说我太紧张了。"用你的肩膀，胳膊动作要大。女人们跳舞主要用屁股，男人们用胳膊。挺起胸来。你以为自己得含胸藏起来，但是男人们胸部也很大，他们都挺出来。"这时音乐已经吸引了我丈夫和女儿都下楼来看我，他们都被我的转变惊得目瞪口呆。

赫比走后，我洗掉了我的胡子，我女儿郁闷地走过来。她讨厌看到我想做个男人。我一再向她保证，我不是因为内心想要做个男人才这样；这是为了工作的试验，就像做个女演员。然后我带她去电脑跟前，查看了鲁迪·裘莉亚尼（Rudy Giuliani）的变装照片。当我的女儿对着鲁迪扮成埃德娜夫人（Dame Edna）的照片紧张地盯着不放时，我说："瞧，这人完全可以成为美国总统。"我的女儿似乎同时被震撼也被安抚了。

但是她觉得我是个小偷也没错。我从她那里偷走了她对于自己的妈妈是谁的安全感。在别人抓我去做社会服务（对于小偷的惩罚）之前，我抓住了卡尔·荣格。他相信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另外一个性别的原素。对于男性来说，他们心中有一个阿尼玛（Anima，阴性灵魂）；对于女性来说，则是一个阿尼姆斯（Animus，阳性灵魂）。为了达到真正的成熟，一个人必须接受并且整合这隐匿的一面。他写道：“阿尼姆斯是一个送魂者（psychopomp），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担任协调者……阿尼姆斯给予女性的意识以反思、思索和自我认知的能力。”原来男子汉约翰森不是一个内裤里塞着抹布的小个子男人，他还是我的送魂者，我感觉好多了。

是时候搭地铁去表演了。我在家打扮停当——总算有一次我要去个特别的大场面，而不用刮我的腿毛和腋毛了。我把我的抹布塞进了运动护裆中，但是决定去俱乐部后再画上胡子。

在俱乐部里，赫比监督了我的胡子化妆，然后我开始描眉。我手太重了，一下子就把汤姆·琼斯化成了格鲁乔·马尔克斯（Groucho Marx），赫比只好再给我描淡一些。一个在俱乐部里工作的男人（我猜）一直走过，最后他终于开口说：“你的腮须呢？”我赶快也画上。现在我有胡子了，可是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似乎比不上我将要出现在公共场合，而我没有化眼妆。看了一圈我的变装同事们的成果，我发现虽然唇须过重的女士总是令人同情，但是画上假胡子的女性倒变成了很迷人的男人——有人还比别人更栩栩如生一些。演出团的领导者肯在视察着他的领地，散发着男性的力量，摇摆着她宽阔的肩膀走来走去。

演出开始。由于天公不作美，观众稀稀落落，平时能有75个观众，可今天只有往日的三分之一。我在候台的时候练习着自己的汤姆步，我的耸肩和摆胯。我莫名其妙地感到非常平静——这首歌刚好两分钟长，我知道我和观众都忍得了这么久。接下来主持人宣布说男子汉约翰森将要首次作为变装国王登台，音乐响起，我走上台去。我力图同时记住很多话：“做个男人！”“你是公鸡中的战斗机！”“约翰森，你就是汤姆·琼斯，姑娘们都爱你。”但是基本上我都想不起来自己的舞蹈动作，而当我挥手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不是个性感偶像，而是个脸上有毛的拍打翅膀的鸡娃（连公鸡都不是）。观众倒是如她们所承诺的那样配合，她们在演出时递给我小费（七美元！），在结束时为我欢呼。

我下台来，其他国王们，就像女孩子那样，拍我的肩膀，冲我竖大拇指，还说我“超牛”“棒极了”。为了检验真实性，我走向Slate杂志的摄影师安迪·布维（Andy Bouvé），他今天过来拍摄我的表演。我问他：“我怎么样？”他用一种男人的直白方式，疑惑地看着我，耸了耸肩。

新闻记者诺拉·文森特（Norah Vincent）在她的精彩著作《自造男人》（Self-Made Man）中，描述了她作为男人度过的18个月。在她的试验的结尾，文森特自己办理手续住进了一家锁门的精神病医院。我知道如果我的试验继续的话，我们家也得有人住院了。于是我作为男人的短暂生涯结束了——是时候告别约翰森了。我回到家，换下衣服，解开了打包。我把运动护裆放进我丈夫的衣橱里，拿出抹布扔掉。我仍深爱着汤姆·琼斯。

~~So you've never seen a man with boobs ?~~

Kit Yan

Bottom lip to unswept pavement, she stared at me
unfortunate monster.
Stranger to Stranger,
this is our exchange.

I am not a public installation,
my hands are in errand,
my eyes still sleepy.
Pre-noon a blur, uninterrupted and slow.

Disgust on her tongue I did ignore, but
here I am,
weaker than I thought,
replaying, revisiting, rewriting-

~~So you've never seen a man with boobs ?~~
~~So you've never seen a transman?~~
~~So you've never seen a trans person?~~
~~So you've never seen this body?~~

Most days I settle for,

What the fuck are you looking at?
You got a problem?
What?
Say it again!

The tender comfort of deep night,
replaced by a slow peel of daylight,
from head to soul,
I cover.

My torn skin aches to scorch under the shared sun,
I am lost, but I walk
down this piss soaked stoop's-
flaming red carpet.

所以你从没见过一个有胸的男人？

翻译/刘萌萌+Ana+Sam

她惊讶的表情
嘴巴张到
下嘴唇快要贴上地面了
一个不幸的怪胎
我被她打量着，
陌生人对陌生人

我不是一个公共装置，
我的手总没闲着
而正午以前，
我迷迷糊糊，慢慢吞吞
一直想睡

尽管，我忽略了她齿间的轻蔑，
但此时此刻
我比想象中的自己还虚弱
她说的一遍遍在我脑海中重演、回溯、修改

所以你没见过一个有胸的男人？
所以你从没见过一个跨性别男人？
所以你没见过任何一个跨性别？
所以你从没见过我这样的身体？

大多时候，我会回应

你他妈的在看什么？
你找事吗？
什么？
再说一遍！

深夜那能安抚人的温柔
随之被拂晓时一层薄膜慢慢取代
它像所有事物的表皮
遮盖住我的身体和内心

皮肤在日光下灼伤，撕裂般疼痛
沿着这条潮湿、晦暗的门廊，
我迷路了，
但我仍将在这条滚烫的红地毯上
坚定地走过

个人介绍

Kit Yan近年来在亚洲骄傲•家庭影院纪录片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她通过强烈的诗歌艺术手法，以一个亚裔美国人酷儿和变性者的视角，记录了他从夏威夷开始环游世界的旅程。纪录包括了许多感人的爱情诗、出柜故事和他儿时的戏剧故事。

对于他的艺术手法，纽约杂志将其描述为“被淘汰的口头语”，而Curve杂志则认为是“令人惊叹的先锋式语言”，Bitch杂志评论道：“Kit用雄辩的口头语言紧密地结合歌词，揭露了反种族主义、反同性恋主义、性别观念中的种种谎言”。

全世界从新加坡到旧金山到哈佛的大学里都在讲授Kit的作品，Kit作为大学中同性恋代言人和当红艺术家，名列同性恋学院骄傲人物的前25位，而且他一直积极地致力于创造正面的社会效应。

在2010年，Kit参与了美国诗社的一个主要针对于同性伴侣和有色人种的统计调查工作。他也曾在2009年三月民族平等活动的舞台上给20万人做演讲，并于2009年在旧金山骄傲节的主要舞台上表演，还获得了2010年国家酷儿先锋的三个顶级奖项。2010年，Kit Yan成为目前第一个且在位的“变性先生”。

你会为自己的身体感到焦虑吗？

文/Ellen Friedrichs+出自/About.com Guide+翻译/Fish

某一天我走在街上，报纸头条上的一个问题突然闯入我的脑中——“电视包装毁灭了身体影像”。在如今这个没有惊喜的新闻界，这样一个特别的问题就这样出现了。但是它确实引起了我的深思。大众媒体宣扬的理想身体的塑造是如何影响同性恋青少年呢？

回答：身体影像不单是对直人的一种概念，也跟青少年的男同和女同有很大关系。

对于gay

在男同社区，关于身体形象的讨论一直很多，而且有一些男同志目前正致力于引导这种对待身体影像的观念。About网指出：许多男同志常常会为没有一个完美身体而感到压力。

对于les

对于年轻的les而言，这个问题就完全不同了。许多青少年les都会拒绝接受传统观念对女子本性的要求，比如女孩儿周围的人常常会告诫我们“要像个女孩子”。

然而，这还不是唯一的问题，在一个题为《女同志身体影像观念之发现》的调查中说到：像所有的女性一样，女同志也被西方社会对于一个女子应有的气质期望所影响。但是，女同志们也会受到同志亚文化的影响。这种内化的主流文化对于美的期望和女同性恋者的自我认同之间的矛盾，从社会文化角度来说导致了一大批被调查者的压抑性斗争。

基本上，这就意味着女同志们在关于她们的身体影像问题上有着比直女更多更复杂的关，因为她们获取如何塑造个人身体的理念有两个途径：整个社会和女同社区。

要对自己感觉良好！

当然，许多青年gay和les对于自己的身体都感觉很好，有些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去附和社会中对于男人/女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定义，从而获得对自己身体的信心。

我们希望，这就是你真切感受到的。但是如果并非如此，下面我们有一些建议来帮助你战胜你对自己身体的一些负面看法：

坚持身体锻炼：能感到健康和强壮是对自己身体满意的一个重要方法；

关注自身优点：找到你身体中你最喜欢的部位并强化这种喜欢。

找一个你能说的对象：当你对自己身体感到不舒服的时候，找一个你能交谈的人、朋友、家人或者临床医师，他们可能会让你好受点儿；

恰当地看待事物：如果朋友或者家人批评你的外貌，记住：他们不是绝对的正确。其实他们批评你的同时很可能也是不自信的，或者他们过多地受到传统性别观念的束缚了。







2010“变性先生”Kit Yan

总结

很多社会上公认的有魅力、好身材的人对于自身的外貌也有不自信的时候。事实上，身体影像更多地在于你看待自身的态度，而不是你实际的外貌。

致我亲爱的Vagina



文/曼珠沙华

致我亲爱的Vagina：

你好吗？这可能是我第一次和你打招呼。

我想，我是在一个美好的接近成熟的年纪才初次认识你的。

这不是说之前我不知道自己的身体里应该有一个你存在，但我从不曾真的感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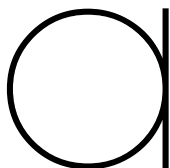
每一个女子应该都有这么一个过程，像花心破碎，花朵盛开，世界一时明白起来。

因为感受到你，终于有一个真实的身为女人的自我在这具躯体里苏醒，一扇通往发现自我的大门轰然打开。

从此，我们栖息于此。这个温暖而潮湿的地方。这扇门通往我们的灵魂，通往一个女人沉睡已久的自己都无法觉察的欲望、黑暗和悲伤，被羞耻层层包裹却仍渴望得到肯认的真实自我，愤怒、失望、温柔和爱。

荷兰的安妮曾经在她那本触动世界的私人日记里，详细描写过她私下对自己身体之门的观察和发现。对于初潮的来临和青春期身体的变化，她以孩子气的开心口吻诉说：我的身体有一个甜美的秘密。

我得承认自己从没有做过同样的事，拿起一面镜子寻找你，哪怕一次。我更像是波伏娃所描写的那样，对自己变化的身体感到陌生和某种排斥。很长一段时间，我只觉得你以及与你紧密相连的子宫是无谓的器官，负担，无缘无故让我的底裤不洁，并带来经血和不适。我的身体确实多了一个秘密，每个月有几天时间，我必须小心行事遮掩这个秘密，不要留下任何痕迹在衣服、



板凳和床单上。我要忍受情绪的烦躁不安，身体不能承受稍微剧烈的运动，仿佛天然的和曾经一起打打闹闹的男孩子们拉开了距离，被固定在弱者的位置。

这可真伤自尊!

我没有明白那其实是你的提醒。你提醒我生命有自己存在的历程和方式。我的身体提醒我，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真实的“我”，不被觉察的一直存在着。

如同阳光穿透森林厚重的雾气，唤醒沉睡在潮湿露水里的白灵，我和其他逐渐成长的女孩子一样，偶然间被爱人的指尖唤醒。原来我们天然就有欢快啾啾和振翅高飞的本性，向往美好和快乐。这些本性，曾经被那些沉淀到了基因里的观念判为原罪。然而它们确实存在，就隐匿在你的温柔波纹和缠绵起伏里。

通过你，我可以和爱人亲近，阅读她的爱情，也阅读自己。除了语言，爱情本应包括肌肤之亲，包括那些完全出于直觉和本能的爱抚与亲近。是你让我感觉到所爱之人对我的渴望和欣赏，并且那一刻我在她眼里只是一个纯然的女人，没有任何或者才华或者性格的复杂考量和评判标签。

同时，你是脆弱的器官，我想这是因为你的欢畅并不鼓舞放纵，你的精巧、纤微、易受伤害，本来就倾向于隐私、呵护和忠贞。你是我身体的门，是我灵魂的门，神秘的大门。

不久前我看了一部小剧场话剧《V独白》（阴道独白）。那些短小精悍的故事确实帮我更好地认识到了你，也更深刻地认识自己。让我来说，所有人类器官里最有女性特质的确实是你，不仅仅因为功能的独特。在你身上，有太多东西可以代表身为女子的我，代表女人这个种属。你羞怯、敏感，感性，蕴含丰富。你包容了女性、母性最宝贵的牺牲精神——你害怕一点点不洁和锋利，却又承担生育的重任，承受撕裂、血污、痛苦以迎接新生命的降临。据说人类的痛苦如果分级，位于最高等级将是两种：燃烧致死和分娩。人类百万年进化的成果，即人脑的进化所带来的生育难题几乎全由你一己承受。令人叹息的是，每个通过你的大门挣扎爬出，来到人世的生命可能很快就会忘记，或者耻于谈论这世界上有你的存在。

我想，对你的了解更多，我会更爱你，也更加敬爱作为女人的自己和这世界上千千万万和我一样普通的女人。这个世界有热烈的玫瑰刺大扎手，也有优雅的紫罗兰暗吐芳华。而我确信——你的存在，即是一种关于合理的陈词：伟大，并不只有刚直坚硬的唯一表达。



正义女神基金会
执行董事
J. Bob Alotta

采访/Les+　文章翻译/悦音阁　现场鸣谢/Mai

在今年2月1日，J. Bob Alotta被正义女神基金会任命为新的执行董事。正义女神基金会也许已被不少亚洲女同小组所知。它是全球唯一一个仅旨在为LGBT提供支持的基金会，注重有色人种、妇女权益、跨性别人群，而尤其支持女同权益。她们认为，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手势、举动，只要结合起来，就可以创造、培养、强化重大的社会变革。她们是对的，在过去30年间，面对资源短缺、甚至存在人身危险，正义女神基金会已经支持了世界各地的村庄、城市、城镇的社会变革运动。

有趣的是J. Bob Alotta，她曾经是大学老师、是电影制片人、是青少年权益组织的董事，有过自己的数字媒体创意公司，但是她应邀来到这里，“我一直知道我的作品在艺术、技术和社会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正义女神，有我可以做、所有喜欢做的事情，筹款、艺术、酷儿……为什么我不要在这里呢？”

作为一个多年实际经验的媒体活动家、酷儿行动家，她所要做的一切就是要让世界变得更为多元的世界。因为“那才是个更好的世界。”

Les+：正义女神基金会是我们所知唯一专门支持LGBT的基金会，在你看来，其必要性和有效性是什么？

J. Bob Alotta：我们只是纽约一家很小的女同基金会，但我们涉及的事物确实很宽。当我做电影制作人时，我曾在哥伦比亚大学给学生讲课，第一天的时候我就对他们说，电影是一种集体创作，你确实可以自己去搞出一部电影，不过你不该去这么做。你对这部电影的一切想法，都应该可以和坐在你旁边的人分享。再说回正义女神，正义女神已经成立30年了，从表面现象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我们的工作已经完成了！30年了，真了不起，祝贺大家！不过这并不是我们的决定，我们认为还要很多事要去做。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一些运动刚刚开始，一些已经进入第二、第三阶段。在美国，我们开始把以前没有联系的领域联系在一起。而我们的角色就是建立这种联系。比如，种族歧视和女同问题，比如经济保障、医疗保障，这些和女同问题息息相关；跨性别权益、酷儿权益也与女同问题有关；后现代殖民、经验主义这些课题，都和女同问题相关。这是我们在新的高度上，在成熟阶段的问题，30年前我们不会分析这些问题，但现在会，而且我们要把这些做好。只要还有事情要做，只要我们能发现问题，改进事物，我们就是成功的。

Les+：和过去相比，种族歧视，跨性别这些问题，和过去比有什么变化吗？

J. Bob Alotta：还是要视具体情况而定。社会运动一直在发展，环境在变。观察美国和全世界权益组织的构成，你会发现，每一个体都不会完全地属于一个篮筐（一种组织）。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由很多性质不同的成分共同组成。所以，现在不同的权益组织既能保持自己自足，又在发生整合。情况一直在变，而且应当发展。有个有趣的现象，好像我们总是一次又一次回到原点。很多人会说，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人比现在还要清醒得多，那个时候人们反而有更好的意识。这或许源于他们的经历，不过我会问，近些年你都做什么了？太多人正忙于参与着各种建设，而他们的观点异常清晰。我们应该过一种多维的生活，权益运动也要着眼于这一点。

Les+：在全球，女同志组织从关注度到资金获得都比男同组织少得多，我们想知道正义女神的资金，大多从何而来？你们如何筹款？

J. Bob Alotta：很多不同的来源。有个人捐赠，来自相信自由女神的目标、愿做贡献的人。我们相信人人都可以成为捐赠者，不管是一个月5美元还是1000元，都是对我们的信念和承诺。我们也从比我们更大的基金会获得资助。我们也搞些活动，但主要还是服务这个群体而不是赚钱。不过我正在想，妇女、拉拉、酷儿这些群体常常低估了自己的工作，我们应该看一看，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很好的工作，还没得到应有的报酬，这也是个令人激动的方向。我想未来几年你就会看到我们在这个方向上（自己赚钱）了。

Les+：如今美国经济不景气，如何继续？

J. Bob Alotta：哦，这是个好问题（笑）。这也是我们苦恼的问题。两方面：第一，即使经济不好的时候，有钱人还是很有钱，对吧？第二，经济不好时没钱人的生活更加艰难，所以我们会靠得更紧。确实是可能一些中间收入的捐赠者，以前有多余的钱给我们，现在没有了。这意味着你的任务是找到更多人，他们可能给的很少，但总量增加了。

Les+：这是最有挑战性的？

J. Bob Alotta：是的，当然，但也很必要。你还要搞清楚如何去花钱，为何要花费，花费了多少，有没有更聪明的办法？我们也会做些困难的决定。有时无法给予像过去那样的经济援助，但除了钱有没有别的帮助方法，他们有什么别的需要？在美国大部分社会运动都不是由富人领导的。社会运动是由有着迫切、重要需要的人发起的。看这个国家的权益运动发展史，中产、穷人集中了他们的资源，这些资源不一定是钱，而是时间，是亲自参与，是劳动。事情不是彼此分离的，同志运动也是权益运动历史的一部分，而且我们要对历史保持尊重，从中学习。

Les+：筹款时，具体的方式讲讲吧……

J. Bob Alotta："你有钱没有？"（表示我就是这样"筹款"，在开玩笑）其实就是要谈话。你们的文化也一定有很多地方是强调集体性的。我来举一个，你来判断对不对。比如：吃。如果坐在一起吃饭是你们文化里的一个传统，那么就邀请可能帮助你们的人，大家一起吃饭啊，然后你们就可以谈你们想做什么，你们需要什么。比如可以每人一个信封，信封里让他们放支票。我只是这么一说，我对你们的情况并不了解，总之就是任何一种有效的方式，把大家引入一种文化鼓励、大家集体参与的方式。对个人捐赠者来说，友谊很重要，要是你们有4、5个人，或者10个人，大家可以轮流主持晚餐，同时你们也可以有大型一点的活动，去讲些平时不太会说的话，去宣传你们的政治理念。（Les+：找朋友筹款总是不太好意思。）确实是这样。但不一定是很多钱，也不一定非得是朋友，只要是感兴趣的人。也可以这样，你来和（组织里）另一个人的朋友打交道，交换着来。和陌生人打交道有时候还容易点，不过到最后你们也一定熟了。

Les+：既然资金有限，在选择资助项目和组织时，什么是你们最重要的？

J. Bob Alotta：我认为地区和地区不一样，取决于具体地点。我要说一下正义女神的哪些工作是我们所独有的，也是我们最大的财产。我们冒了些别人没冒过的险，我们帮助了很多早期的组织，帮助她们"孵化"到了下一阶段。在她们能够自己筹集到足够的资金，能够自己找到方向之前，我们提供支持和一些技术上的辅导。正义女神在这一点的作用非常有效，我们告诉人们，很多组织在成功之前就处在和你们一样的状态，它们走向成功了，我们深知你们也同样可以，你们自己也要相信。这就是正义女神特殊的地方，而且也很具有一种"母性"。想想看，不同地区开展运动的方式往往是很不同的，但在度过早期"婴儿期"时候的需要却是一样的，我们正是在这一点提供帮助。

Les+：女同志组织得自我发展，你更注重什么策略方式？

J. Bob Alotta：首先"疗伤"这一主题要贯穿我们的整个活动, 然后要树立合理现实的目标，努力工作，但不要牺牲自己，这样才是可持续的。可持续性包括个人是要可持续的，合作的模式要是可持续的。组织的规模取决前人所留下的，也取决于后人怎样加入，要从一开始就考虑好人员轮换的计划。5年前10年前的人是怎么做的，怎么把人们招入的，怎样为5年后10年后的人置留空间，总之既要记得前人，又要记得年轻人。

美国大部分社会运动都是年轻人领导的，他们年轻无畏，充满正义感，不像我们，已经腐化了（笑）。这么说吧，如果你的组织里没有说话、思考、行动和你不同的人，那你一定做错了什么。如果每个人都和你一样，一个年纪，那你一定做错了什么！要让成员的技能、年龄、文化都充满多元性。所以说对于规模这件事，要从一开始就有可实现的目标，尊重这个目标，尊重这里的每个人。不过话说回来，女同组织也不用和总是不干活的人"纠缠"。不是因为我们都是拉拉，就必须一团和气。还是要对工作定一个标准，去达到这个标准。

我还认为我们可以观察很多不同组织的模式。女同组织有很多不同种类都值得学习，不同领域也需要不同的组织。总之组织之间是不应有高低结构，而是分工合作的性质，大家取得共识。一个组织做成什么样有很多模型，不是一个组织要做所有事，根据你目的选取最合适的，搞清楚你要做什么，最擅长什么，去做这个；然后，有的事，会有别人比你更擅长，让她去做那个。

Les+：你如何看待目前得女同运动和她的未来，你认为女同组织已经实现多元化了吗？

J. Bob Alotta：很少有专门的女同组织，原因也很复杂，但目前这是个现实。我想，在历史上，在一定的时刻，一些专门的女同组织没有做出改变，没有做刚才我说的那些持续发展的工作。一些团体的人老化后，没有寻找年轻人接替。年轻人建了自己的组织，却不是专门的女同，当然这也不是坏事，但以前的那些组织没有得到持续，没去找"接班人"。正义女神的特别之处在于，我们总说，有色人种是我们的重点，女同权益是我们的重点，妇女权益是我们的重点，跨性别权益是我们的重点，这些事物的价值，是让女性能获得社会公平。这很独到，而正是这一点吸引了我。男权主义现在也还没彻底完蛋（笑）。我们还没成功地打倒（男权主义）呢，所以说女同组织需要仍然存在，这也意味着女同、妇女工作总是存在更多的困难，事实上确实是这样。如果你已经累了，已经干了30年了，会更加困难，你已经老了，没找到年轻人帮助，一样会更困难。不过我相信不会总这样困难的。

你问我们有没有实现多元化。我想说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没

有，我们的任务尚未完全完成。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我们有很多超级聪明的脑子，来自完全不同的文化、种族和经济背景。我感到自己很幸运，我住在纽约布鲁克林，一个多元的社区，包括了各种种族，性取向和社会阶层的人，我们相处融洽。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这样生活，但我也知道这一直是我这一生最重要的事，一直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Les+：在中国，酷儿理论很流行，但也有人认为酷儿理论中“性倾向是可能流动的”对同志政策倡导是不好的。

J. Bob Alotta：喔，这里的人也这么说（笑）。我想这取决于你的目标是什么。我能想到“不好”的地方有两点：一是光说不做，二是你说的内容太激进。在这里，很多社会活动家反而认为搞理论的人太忙于理论，太不“搞活动”了。我想正确的状态或许在两者（畅所欲言/做好自己）之间。要知道，人若是太沉溺于自我，不管是自己的智力，容貌，还是能力，都不会发展出任何社会运动。运动是一场“集体”的行为。如果你完全活在自己内部的世界，你是不会参与任何运动的。

Les+：在这次纽约同性婚姻法案通过中，女同组织参与权益运动了吗？

J. Bob Alotta：是团体还是个人吗？嗯，这一点我不太清楚。我相信一定会有。婚姻权利运动一般是将男同女同包括在一起的。

对于种族、经济阶层、性别平等这些运动，总是存在一个困难：因为我们离实现这些目标还如此之远，很难会出现一个由社会主流阶层发起的议题，适合我们所有人参与投票。所以，能提出一个特定的问题是一个机会，可以让平时没有机会聚在一起的人聚在一起。人们讨论时，不同的人都会表达对他们自己来说重要的问题。最后面对公众、对政府，我们会一起给出一个简单说法：我们就是要求同性结婚权。但在具体讨论时，观点繁多，你说我们本应和所有人一样，我说为什么不宣传教会和联邦分开，再或者，我会说，你们讨论的关于婚姻权益的所有好处，但那些失业的、非美国公民的同性恋者一点也享受不到。所以，尽管最终的结论是统一的，但在讨论过程中大大增加了我们对彼此的了解。也有些人不愿意参与讨论，但那会使你错过一个重要机会。虽然讨论的过程在最终结果中是看不到的，但只要观点表达出来过，就会形成一种价值。

所以说到纽约洲同性婚姻法案通过，我不会盲目地说通过了一切好极了。不过不是说有人愿意结婚我会不同意，那是你的个人选择。但对我个人，我对这个州的同性婚姻法案本身，和它的相关内容都有意见，我不认为它通过的过程令人满意。它成为服务于政客的事，多于服务于同志本人。

Les+：一个永恒的问题，如何保持长久关系？

J. Bob Alotta：我也不知道（笑）。嗯，我们在一起九年半了，就是要喜欢彼此，尊重对方做的事。我们一起从事了很多工作。（Les+：她也做电影？）不，她做音乐。嗯，我想是的，你要对自己保持热情，对自己的生活有热情，然后你才能对另一个人保持热情。如果情况不是这样，你多半在什么地方丢了自己，而和你在一起的人，永远不应成为阻碍你做真正的自己的障碍。结束一段关系也是可以的，关系不一定天长地久，只要在一起时质量是高的，如果结束了，那就去新的生活吧。我希望，对我爱的人，我永远都会爱和尊重她们，但不一定要永远在一起。

Les+：你从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是拉拉？

J. Bob Alotta：我成长的过程不算很幼稚，我在纽约长大，从很小就接触了各种事情。不过，出于不知道的原因，我那时以为，只有成年人才能是gay，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我这么想，但我真的这么以为。我也好奇，如果我成长的过程中，就成为一个gay了，那会是什么感觉。我18岁的时候出柜了（注：美国人有时把自己明白自己的性倾向也称为出柜，come out），而且在那时我不认识任何比我小的人是gay。

Les+：对你来说，那很困难吗？

J. Bob Alotta：是很困难，我那时一直不知道我可以是gay。那时没有相关电视或任何同志电影。我也不是太老，我距离一切出现大概早了10年的时间，如果我晚生10年，这些就能看到了。17岁的时候我上了大学，前6个月的时间里发现大学里一些人是拉拉，后5个月里我成了其中的一员。嗯，是这样的。那是个不同的时代，那时还没互联网，想想看？所以我少了10年的时间，大概，其实没有，应该是6年。如果晚6年生，我应该更早就出柜了。

Les+：作为一个拉拉什么是最重要的，作为给年轻人的建议。

J. Bob Alotta：相信你自己。相信你感觉到的是真实的。你知道怎样才能成为你最好的样子吗？你知道能让你感觉最良好，能拥有最好的自信，你需要什么？爱自己，知道自己的才华，这些需要什么条件？答案不会是一样东西。但是，要达成这一切，不全面地了解和拥抱你的性取向，那是不可能的。你要把自己的一切整合，无论最终你会达成什么样子。然后，我要说，要表达这一切。知道自己是一回事，能按你自己的样子生活是另一回事。很多人知道她们自己，但不发出声音，不管你是有中性风格的女人，还是女同志，不论你是什么样的人，必须给自己表达自己的愿望，表达自己身份的空间！

一群人的世界

编辑/小三

女情无色

文/于是

【电影】

雪花秘扇

英文片名：Snow Flower and the Secret Fan
又名: 雪花与秘扇 / 雪花和神秘的扇子
导演：王颖 Wayne Wang
编剧：王颖 Wayne Wang、罗纳德•巴斯 Ronald Bass、迈克尔•雷 Michael Ray、Angela Workman、邝丽莎 Lisa See
主演：李冰冰、全智贤、休•杰克曼、姜武、邬君梅、阿奇•高、蒋怡 Coco Chiang
上映日期: 2011年6月

【书籍】

《雪花和秘密的扇子》
作者: 邝丽莎
译者: 忻元洁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个故事有点尴尬，因为作者虽是华裔混血，但早已是个正宗的美国人，她的这部小说采用了人类学家搜集资料的方式，故而将节气、风俗、民间传歌都记录得一丝不苟。可文本却是用英文写的，译成中文。这曲折的过程里便多少涤掉了风韵。比如说，那些可悲可泣的民歌如果是用乡土气十足的原文，那就更完满了。我先抛出“缺点”大致是为了烘托此书的得来不易。

为什么说其得来不易呢？首先，同类题材大致可以说：无。全世界都无。这便是此书、此作者的英明得意之所在。作为一个21世纪的读者，对这样的题材是无法抗拒的。因为它说的是：女书，和，女情。

女书，几乎已经绝灭。相传在湖南瑶族境内，女子因无法和男子一样受到平等教育而不识字，因而创生出独在女子间流传的文字。所谓无才便是德，但女人的心事那么繁、那么细，为了让女子之间、娘家之间能畅通地抒情（尤其是：抱怨），这种女书便绵延流传下来。这种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女性文字已经成了世界文化遗产，只有大约500—600字的词汇量，但可以根据语境不同引发出各种意义来。如今，这种写来如鸟爪的倾斜文字像是古董一样，有人研究，却真的很少有人在用。

不难想像，用“女书”来沟通的情谊也自有其独特之处。故事说的是两个女子长达一生的爱和悔。百合，原本家境贫寒，雪花，出身昔日的书香富庶人家。在晚清时代，女人要裹小脚、要三从四德、要早早化身为一符八字被媒婆揣在兜里推销出去。但似乎，正因为男女情爱要从洞房夜之后才可能发展，女人得当上“儿子的母亲”才行，因为那才是一辈子的职位所在，所以，乡间还有一番更地道（毋宁说更人性）的规矩：年轻女孩可以缔结义姐妹，再高级一点，就可以结盟为“老同”——这是高于夫妻关系的合约，且注重一对一的永恒不变。甚至在“老同”造访时，可以同床睡，让丈夫去别处。有“老同”的女孩是高人一等的，是有依靠的，甚至，她们的八字也得相合。

历来，女人总是有这样的抱怨：男人不懂自己。而培育女人间的友情似乎不该是人生的重点项目。但这本书展示的是女人间互相扶持一生的美好，正如同婚约誓言所说，不管你病了还是贫了，总之，是不能分离的，你们就应该荣辱与共，休戚相关。听来，简直是让人无端羡慕的关系——人际关系。

这两个女孩一起长大，彼此取长补短地研习未来所需的品德和手艺，她们平素只靠女书往来，书写“情书”的方式也很浪漫——独有一把扇子，今日写上一句诗，明日画上一朵花，就这样隐秘而直接地传达着彼此间的“姐妹情”，事实上，这岂止是姐妹啊，是比夫妻更相知、比家人更长久的亲密爱人。直到两人双双出嫁时，才真相大白（为了保护您阅读的快感，在下就知而不言罢）……

没有什么比老同的爱和忠诚更能支撑她们走完辛酸一生，经历天灾人祸战乱纷争，经历了两个朝代和一次造反，她们相守在附近的村落里，一辈子都记着曾经写在对方赤裸身体、以及保存一辈子的折扇上的心声——隐秘的女书。

写信之人怀抱着更远的期待，在信笺之外用身体、用吻、用各种各样只有对方才懂的抚慰补充着文字所不能及的激情。或是孤独。但偏偏，这样的人却会因为文笔上的误解、情绪上的滑坡，撕纸剖心，发誓不相往来。让人叹的是，信这种东西，有爱时重如山，无爱时又可眨眼成灰烬。而深爱的人，也许能经受善意的欺骗的考验，却逃不过无端嫉恨那人类的痼疾。情感的痼疾。

所以，你多少会怀疑、深深怀疑——这种超越亲情、乃至性爱的女人间的“老同关系”，真的存在吗？真的像女书本身那样是切实存在过的吗？回到刚才我所说的“得来不易”吧，在下认为：故事大抵是作者根据资料所升华出来的纯情挚意，固然是有真实事件（或风俗）为基点的，但写成这样一本小说就足以让现代男女为之唏嘘了。我们不妨去想：作者花费了多少精力，才能写出如此细致、如此逼真的“三寸金莲制作过程”？由此便会多少对作者生出几分敬意来——至少，这样的事情没有在国内被率先完成，而是被她这个隔代混血美女抢去了。还抢得有模有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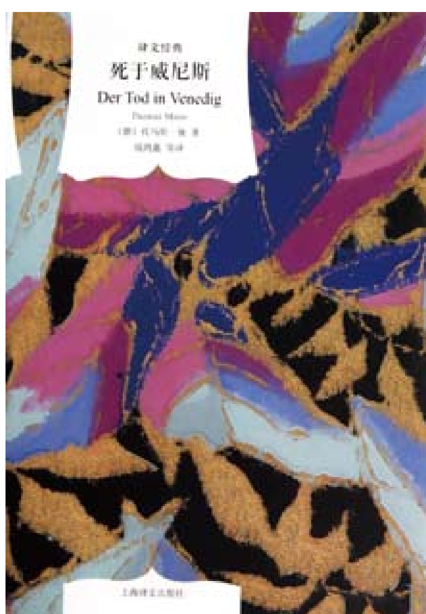
【百部最佳同志小说推介之一】

上世纪末，各大媒体举办了名目繁多的“百大”评选，“百名最佳科学家”、“百部最佳电影”、“百名最佳音乐指挥”等纷纷出台。隶属兰敦书屋的现代图书馆应景地推出了“本世纪百部最佳英文小说”，但马上在读者和评论界中引起一片争议，被斥为“男性白种人俱乐部成员的必读书目”。

为了“弥补‘本世纪百部最佳英文小说’对同性恋读者的忽视”，美国的三角出版社（一个同性恋刊物与书籍出版社）于本世纪初推出了“百部最佳同性恋小说”。这个书目是在征集２５０名同性恋作家、编辑和出版商的意见后，经由１４名评委的投票产生。

当然，要推出一个人人都赞同的书目是不可能的。三角出版社的努力至少为许多同性恋读者提供了良好的阅读指南。从本期杂志开始，我们将每期介绍该书目中的两本经典著作。

文/Kim



《死于威尼斯》

[德]托马斯·曼/Thomas Man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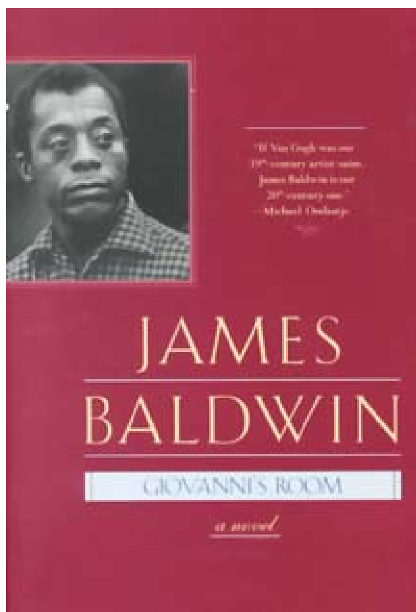
故事始于一个春日的午后，严谨而富有盛名的作家阿申巴赫遇到了想要改变自己严谨生活的念头。那些长久以来为名誉而努力的紧张和一丝不苟，在那天有了松懈一番的冲动。放在中国来看，他就是个标准的主旋律作家，负有盛名而公式化的生活，热情的消逝让他灵感渐渐枯竭。于是，他搭上了去威尼斯的船，开始人生的一次出轨，当然也是第一次走上艺术的正轨——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艺术绝对是理性的反面。

在威尼斯的日子里，他被年轻的如同大理石雕塑一般俊美的美少年塔齐奥所深深吸引，眼光从此追随这位古希腊雕像般的美少年。而一次次的意外使得原本已经打算返回生命正轨的他愈加偏离自己的头脑，而顺从自己内心的渴望。在得知威尼斯全城陷入瘟疫的时候，他放纵淫乱的梦境给了他萌芽的爱情可以滋生出乱世绝恋的期望。最后，在美少年塔齐奥一家人离去的那天，阿申巴赫望着心爱的人儿在大海里奔跑、玩耍的背影，孤单又满足地死去。

《死于威尼斯》是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作家托马斯·曼早期关于艺术家和艺术的杰出作品之一，书中充满了对文学的思考，对哲学和生命经验的探索，被美国三角出版社列为百佳同志小说之首，可见其声望之高，艺术性之强。

主人公的一次威尼斯的旅行，是一个“隔离”的过程。“隔离”是找到自我的最佳方式，因为“隔离”让一切重新开始，一切归零，荣誉、恶名。而在那个“隔离”的区域，人如同“赤子”一般，寻找和得到的是自己原始的意义。阿申巴赫在“隔离的”威尼斯找到他对于“美”的追求，对“爱”的渴望——美少年塔齐奥。

作为百佳同志小说之首的《死于威尼斯》中对于同性情结的描写并不似很多小说那样轰轰烈烈，而是一种最古老的同性情结在其中郁结，这便是希腊式的长辈对美少年的爱慕和欣赏。这样的爱一直都是有距离的，于是可以最大限度的理想化而持续铺展开来，让老人可笑的焕发青春，让作家觉得可以通往灵性，持续让“异乎寻常的激情主宰自己”。在笔者看来，正是如此，在阿申巴赫开始对美少年有更近一步的肉欲之念——是拉近距离时，也是他接近死亡的时候。但死亡并不是终结，而是一个心愿的满足，一切归零而一切重新设定。正如福柯所认为的，死亡是一个人绝对存在的实现，在那一刻，他把他想要的世界全部留给了他自己，他得到了他的甜蜜的痛苦，他的艺术，他的爱情。这样的同性之爱是一种偏精神性的欣赏和倾慕，距离和幻想让这样的爱慕变得如此的完美和理想化。而我们的生活现实的，怎样可以出于现实而处于现实地去爱，也许正是我们也可以思考的一个问题，也算是本书给我们读者的一个互动空间吧。



《乔凡尼的房间》

[德]詹姆斯•A•鲍德温/James Arthur Baldwin

这是来自于非裔美国作家詹姆斯·A·鲍德温（James Arthur Baldwin, 1924-1987）1956年出版的经典小说，本书在美国三角杂志社所评出的百佳同志小说中位列榜眼位置。书名也为许多咖啡馆、书店等所选用。

年轻的金发美国作家在单调乏味的重复中，萌发了“寻找自己”的念头，一切冒险的旅程由此开始。他从家乡纽约搬到巴黎旅居，陷入了与同性和异性的感情纠葛中。对他死心塌地的意大利酒保乔凡尼，年轻貌美的未婚妻赫拉，便如同他生命中的白玫瑰与红玫瑰，他始终盘旋于其中而难以作出选择。这样的犹豫不决也预示着在最后，他注定永远失去爱情。“被偏爱的总有恃无恐，得不到的总蠢蠢欲动”，人总是贪心的动物，而这样的贪心和不坦诚终将失落惆怅化为绵绵的清月，终身如影随形的跟随他，而不得温暖他。

全书以第一人称“我”的叙事角度展开，娓娓道来的语气带引读者进入情节，跟随“我”陷入在对异性和同性之间的感情漩涡中纠缠。书中对同性间感情的细腻描写如同一个芒刺，轻轻扎在胸口，也许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心动，都有过这样的犹豫。在遇见乔凡尼之初，“我”就明白“彼此就有感应”，不同于头脑发热的风云突变的一见钟情，这样的“感应”是一种可以将对方吸入自己生命的地心引力，不可抗拒又深情款款，浪漫便这样铺展开来。

“我”明白“我”对乔凡尼的爱是一种不能忘怀，一直荡漾在心谷的声音，“一直到我死去为止，那些时刻都会存在，仿佛马克白的女巫顷刻将由地底蹿出，他的脸会出现在我面前，脸上记录着一切的变化，他的声音和说话的语气几乎要涨破我的耳朵，他的气味将充斥在我的鼻孔。”这种熟悉如同灌入血液的甜蜜，向全身流动，维持着一个人的生命。

即便也许以至生命终结之时，“昨夜那个无法穿透的、没有意义的男孩将如烟一般短暂浮现又消失，我将会再见到乔凡尼，如同那一夜，如此鲜明，如此令我臣服，那条昏暗的隧道里所有的光都会环绕在他的头上。”乔凡尼还是会出现在这里，“我”的心里，以最美的形态，就如同天使，虽然没有被选择，却一直萦绕心头。

《乔凡尼的房间》一书着力于剖析人物内心纠葛，而纠缠于其中的笔者会渐渐感到真诚地面对内心、面对爱情是多么重要。昨日之日不可追，今日此时也不可留，现在所作所为只为未来不悔，不要让早起时身边的温柔，变成深夜里孤独的怀念。人的一生，尤其短暂，若是不可得自我，便真是虚度，若不可得真爱，也着实可惜。在我们有机会有能力的时候，请仔细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跟随着它，找到自己，找到每个人的那份熟悉。

此外，本书语言极其优美，哈林文艺运动的代表诗人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对此评价颇高，他说：“鲍德温掌握文字宛如海驾驭着浪，涨潮与拍击交错，前进之后撤退，蹿升之后躬身而去。思潮转化为诗，诗点亮思潮。”译本的语言也着实不错，笔者建议读者在经历故事时，也可以欣赏翻译文学的美哦。

革命尚未成功，酷儿仍需努力

——北京酷儿影展游击战

文/北京酷儿影展组委会

2011年6月19日周日晚，北京酷儿影展成功结束了五天在京城内的流动式放映及讨论。

在影展开幕前三天，中国官方正式通知组委会要求叫停影展，并警告他们届时会去原先计划的影展放映场地—东珍书院进行检查。但组织者们拒绝就此放弃，于是连夜找到了在北京城内的多个酒吧和咖啡馆作为临时放映场地。通过采取对放映场地和日程实行严格的安全保护措施，组委会在接下来的影展期间内成功地摆脱了官方的干预。

包括多位国内外知名酷儿影像创作者在内的超过500位观众参加了影展活动，放映影片超过30部，组织映后讨论数十次。

或许正是官方的阻挠和强制取缔，北京酷儿影展才更加成功彻底地实现了它的使命：在一个非主流的声音总被扼杀掉的社会里不仅需要酷儿影像，更需要让这些酷儿影像被人看到，被广泛传播。

自创办伊始，北京酷儿影展（www.bjqff.com）十年来一直遭受着来自官方的打击。2001年由一群北大的学生发起，在不断有新鲜血液加入的一个志愿团队的坚持下，影展平均每两年举办一次。前两届影展均遭到官方的阻挠和禁止，组织者被迫转战地下，让影展远离政府监控的视线。

“北京酷儿影展的创办是为了提供一个可以质疑、挑战主流文化的平台。因为在中国，主流文化是被官方所建构的，我们觉得自己有责任不让影展在政府的压力之下保持沉默，什么样的电影才被允许播映不是只有政府才说了算的事情。”2011年影展组委会成员以及影展创始人之一崔子恩说道。

6月15号，影展在组委会忐忑的心情下紧张开幕，接下来举办了连续5天令人振奋并发人深思的放映及讨论。虽然原本计划的影片放映未能全部实现，仍然有超过30部影片通过以下4个主题单元的形式被放映：导演主页、海外国族、友朋自有邦来和本土放映（包括短片、长片剧情和纪录片）另外还安排有一个北京酷儿影展十周年回顾的特别单元，包括放映一部关于北京酷儿影展过去十年所经历的风雨波折、并由历届组委会自行拍摄记录的纪录片，和一个主题论坛，重点讨论酷儿影展未来在亚洲的发展建设。

来自中国大陆以外的8位国际电影人及策展人在影展期间分享了他们的影片和创作、策划经验，其中包括国际著名的美籍酷儿影像先锋芭芭拉汉默，卡西什—孟买国际酷儿影展策展人斯利达朗加安，台湾同志纪录片导演陈俊志，加拿大籍华人录像艺术家翁云青等。超过15位大陆本土的影像创作者出席放映，并参与映后讨论，他们的影片大部分是在国内的公开首映。总共超过500位观众参与了影展的放映活动，并共同骄傲地庆祝了这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时刻。

在影展闭幕之时，组委会成员在一起回顾了异常成功的这第五届北京酷儿影展。

“虽然很不幸地，我们再一次不得不以打游击战的方式来举办影展，观众和电影人们的回应却让我们自己备受鼓舞和激励。我们已经准备好在整个中国社会继续传播酷儿影像和酷儿文化。”本届北京酷儿影展轮值主席杨洋代表组委会做出如是声明。

她在给本届影展的致辞中写道：“[...] 我们最大的敌人，其实是少数人的权力机构通过强大的国家机器宣教而长期潜移默化建构起来的大众主流意识形态。而质疑、对抗这种‘主流’意识形态，也正是酷儿影展存在的价值和追求的目标。[...] 革命尚未成功，酷儿仍需努力！”



1	6
2	
3	7
4	8
5	9

1>2011年北京酷儿影展开幕式，组委会成员（从左到右）：杨洋、崔子恩、Stijn Deklerck、魏建刚、范坡坡
2>陈俊志在开幕式讲话
3>开幕影片《T婆广场》放映现场
4>友朋自友邦来之孟买酷儿影展单元放映（从左到右）：杨洋，Sridhar Rangayan, Stijn Deklerck
5>本土导演（从左到右）：张若溪，管盛盛，孟诺，彭陌飕，朱艺，杨奇军
6>影展海报
7>论坛讨论：酷儿影展在亚洲的发展建设
8>芭芭拉汉默身着酷儿影展主题T恤在放映交流现场
9>海外国族单元现场交流（从左到右）：Stijn Deklerck，Doris Yeung, Wayne Yung



Gay那话儿 All about Gay Sex
片长(Length)：125 mins
完成时间(Year)：2010
导演(Director)：周鸣Zhou Ming
制片人(Producer)：虞梦Yu Meng 阳光Yang Guang

故事梗概：

《gay那话儿》是一部展示男人之间性爱和情爱生活的纪录片。这部电影开拍于2008年11月，完成于2010年3月。历时十七个月。我一共采访了十八位男士，最终成片收录了十六位男士的访谈。其中十二位是同性恋男性，一位双性恋男性，三位跨性别者。

这些男人，全部都是普通的中国人。有退休工人，理发师，学生，商人，高校教师，自由职业者，乡村会计师，公司文员和性工作者。年龄最小的20岁，最大的53岁。他们全部生活在云南昆明。在中国，昆明是一个经济欠发达，人们的价值观相对保守的内地城市。但是他们袒露的性爱和情爱生活，其活力，多元，和开放程度让我惊叹不已。

我要告诉他们，同性恋很快乐
——《gay 那话儿》导演周鸣专访

文/waiting

周鸣，38 岁，《gay 那话儿》导演，15 岁辍学之后就开始长久的阅读，而后开始自由创作，35 岁开始涉足电影作品。

在几天的相处过程中，她时时透露出文艺工作者的才气和中年人的成熟。在这一次采访中，周鸣有很多的角色，是一个电影的创作者，也是一个 T，是一个怪叔叔，也是一个时不时指导笔者采访的记者前辈。

在此次酷儿影展周鸣带来了自己独特的作品《gay 那话儿》，引起观众强烈的反响。另一部电影《拉那话儿》正在进行后期制作，而她还打算再拍一个《文革中的同性恋》之后收山。

当我问到她睡过的女人的时候，她拒绝回答，当然这在正式的访问以前，我们对彼此的性经验已经有过不少了解，于是周导在被逼之后坦诚回答，并发誓在 40 岁之前要睡到 40 个。

因为采访到了凌晨，她表示是因为我才愿意聊那么久，同时逐字逐句说出了下面一段话，并交代我要写到采访中："像我这种中年怪叔叔，只愿意接受年轻美丽的女记者采访，比如像 waiting 小姐这样冲过凉之后不穿内裤盘腿坐在床上开始采访工作，虽然不能干什么，但是想到她不穿内裤坐在床上，我的感觉也会好很多。"

教育异性恋社会：同性恋很快乐

Les+：为什么做这个电影？
周鸣：之前我从来没有做过电影嘛，但是你知道我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电影观众（笑），但是看电影和做电影是完全不一样的，2008 年年底，当时有个朋友给了我很多关于同志的纪录片电影送给我，我看到里面有一些大陆（比如鲁豫采访石头的）以及港台的采访记录，但是我看完以后很失望。
Les+：为什么呢？
周鸣：因为这些片子都是站在异性恋的角度去看同性恋的，问题都停留在父母是否接受，自己是否认同的很浅的层面，我觉得他们没有涉及问题的实质。好像所有的同性恋者因为社会不认同心理都是扭曲的，但是我所接触的同性恋者包括男同或者女同，他们内心很自由，作为成熟的成年人并不受到社会习俗的约束。而且我还了解一个事实：同志的性爱和情爱质量远远超过我们所见到的异性恋。我和我的技术总监说，哎，我们要是有个 DV 绝对能比他们做得好，没想到他过了一个月就买了个 DV 说好吧，我们做吧。
Les+：当时做的时候是怎么计划的呢？
周鸣：我们当时是这样想的，做 gay 那话儿，我们就要站在 gay 的角度，而且当时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 gay，我们要用这部同性恋电影教育异性恋社会，告诉他们，同性恋很快乐。
Les+：但是我好像没有在片中看到很多快乐的事情，而是感觉在平实地记录生活。
周鸣：因为生活本身就很平实，事实也是建立在平实的基础上的。
Les+：是如何找到这些联系人的？
周鸣：很简单啦，随机碰到了，去参加男同的聚会。
Les+：以前就和 gay 混得很熟吗？
周鸣：No, 只是做这部片子才开始和 gay 混，因为我自己是同性恋，我周围大多数朋友都是女同或者 gay，我只是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包括一些数据的记载，比如李银河的书，就了解到很多异性恋的人并不"性福"。

电影 • 爱情 • 创作

Les+：我记得你说电影是你生命灵魂的一部分，这是你的第一部片子，这两者有没有联系？
周鸣：以前我是自由撰稿人，小说作者。对于我来说，所有的创作都是灵魂的一部分，是创作的延展，以前用纸笔来写作，现在用镜头来写作，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Les+：你说喜欢 gay 那话儿和恨它的人一样多？为什么这么说？
周鸣：恩，是的，基于我对人性的了解。
Les+：喜欢它的是什么样的人，恨它的人呢？
周鸣：这个我不关心，喜欢它也好扔臭鸡蛋也好，对我而言，它都是一个事实。
Les+：但是如果说一个作品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你生出来大概都希望别人喜欢的吧？
周鸣：如果你是一个母亲的话你生出孩子是希望娇生惯养还是告诉他这世界原本残酷？
Les+：这正是我要问你的。
周鸣：我会告诉他这世界本就残酷，而且我对它的生命力深信不疑。
Les+：爱情对你来说是什么？
周鸣：爱和美，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也是创作的一部分，是创作的根本，智慧的最高形式。
Les+：你提到了很多次创作，创作对你来说很重要？
周鸣：创作是我生命的根本，就像人靠呼吸，需要吸进氧气燃烧我们的生命，我需要创作来燃烧我的灵魂。
Les+：什么时候开始确定创作是呼吸的一部分？有什么机缘吗？
周鸣：一切都水到渠成，我记得我 88 年 15 岁，一个冬天的下午，拿到第一份小说，那天一定是我接受文学启蒙的时候，非常幸福。我感受到了一种非常奇特的幸福，当你遇到了好的文字，创作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当您内心被触动的时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感受。
Les+：拍完 gay 那话儿和拉那话儿有什么样不同的感受呢？
周鸣：Gay 那话之前 ，我自以为很了解男同，做后发现自己所知不多。拉那话儿，她们让我很感动，她们打开了她们的生命，让我阅读了她们。





她"他"
片长(Length)：64 mins
完成时间(Year)：2011年
编剧(Screenplay)：大菲Da Fei 晓无Xiao Wu
导演(Director)：晓无Xiao Wu
主演(Actor)：亮亮Liang Liang 媛媛Yuan Yuan 大菲Da Fei

故事梗概：

有天心蕾突然说：我要去结婚了！卡卡惊呆了，一手把心蕾推得远远的，心蕾走了，离开了，结婚了。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卡卡慌了，"他"心痛了，于是拼命的用酒精麻醉自己，就在"他"最失意的时候遇到了小乐，小乐一直在卡卡身边无微不至的照顾"他"爱着他，但"他"心里却想的是心蕾，直到有天小乐留下了一封信，小乐也离开了，"他"才感到失去自己应该珍惜的东西。

"如果没有亚当，夏娃也会爱上夏娃！

导演简历：

晓无（真名：吴平），男，47岁，四川人。身为中国早期敢在凤凰卫视上谈论已婚同志的我，现开设着广东省内最大的同志交友网站——深圳交友（www.szjy.cc），并积极参加省疾控中心、全球基金MSM人群健康干预公益活动，拍摄了几部同志健康交友的记录片。目前，也正在与其他组织团体合作，拍摄出更多反映同志生活的电视片和电影。











暗瞳My Eyes Dimmed Again
片长(Length)：30mins
完成时间(Year)：2010年
编剧(Screenplay)：张若溪Roxy Zhang
导演(Director)：张若溪Roxy Zhang
主演(Actor)：余婧Gin Yu 胡爱唯Aviry Hu 罗孜孜Zee Luo

故事梗概：

女孩小满22岁生日那天，收到了一架单反相机。这个从天而降的礼物对于小满来说，像一株救命稻草般，将她从迷惘的状态中暂时解脱出来。她希望成为一名摄影师并以此找到活着的存在感和价值。籍由这个相机，她认识了来影楼拍写真的女孩童汐，和童汐快速旋入的明媚生活似乎让她找到了生活的方向。

好景不长，反复无常的小满又重新跌入虚无的漩涡。由相机引来的老板娘的误会和嫉妒让她失去了摄影兼职工作。她渐渐厌倦了摄影，并怀疑自己同性恋情的真伪。她有一个秘密，那源于她的一个梦，梦里的有个女孩反复缠绕她的意识。她希望能知道梦的隐喻，便在自己的右臂上刺了一只有神的眼睛，寓意为清醒不再迷惑，替她好好看清周遭的世界。然而，这只眼睛却把她带到了梦中女孩的生活边缘。

失恋后的小满生活骤然黯淡。她认识了赛车手忱明，她抽烟，她想要尝试堕落的感受，并学着和异性相处。在情绪冲到谷底的那一刹那，她却忽然明白了自己所要，并想念过去轻易放弃的美好时光。她回到当初决定她和童汐缘分的江桥上，幻影重现——昔日恋人向她奔跑而来，忱明和梦中女孩在桥的另一边拥吻。一切似梦魇如幻境，即便右臂上的眼睛也未能帮她看清任何。她不知道自己睡在哪一层梦境，那么，即便醒来又能如何?

导演简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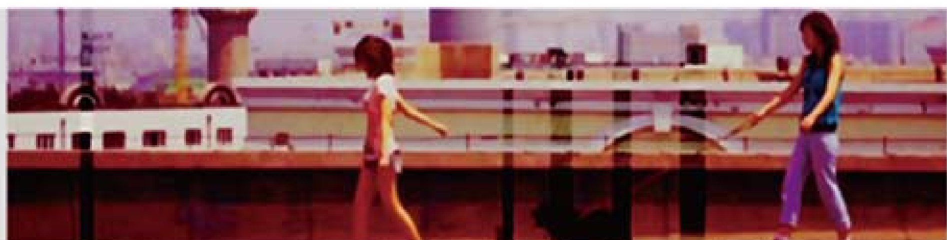
张若溪(Roxy)，女，87年夏末秋初生人，新闻系毕业生。离职记者、待业青年，欲奔赴美利坚实现另一个昙花一现的梦。边缘文化影像纪录片indie & rock爱好者。

导演阐述：

毕业前夕一个突如其来的想法，使常常困于准备过多思虑过多而胎死腹中了许许多多个梦的我，这一次却用一瞬间的冲动决定拍片，用十几分钟在café打出剧本初稿，用一个晚上和朋友一起定人选借设备。最后人选不足，我便自己充当导演、编剧、摄像、剪辑等角色，而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崭新的第一次。

我曾经为了体验生活利用假期走遍了哈尔滨十几家同性恋酒吧，也在平日里接触到一些不同性向的人们。这些都给我的短片提供了好的灵感来源。带有那么些不合时宜——别人忙于毕业就业我把工作辞了专心拍片。有人问拍片为了什么。第一天策划拍片我就对剧组人员说：我们不是为了得到大众的肯定，而是每个人都能充分享受这个过程，这将会是一个难忘的夏天。

选择生活、选择恋人、选择成为怎样的人——这对小满来说似乎却是无意识的行为。有时候我们会在一个瞬间仿佛彻悟生命的真谛，但却又日渐重新困顿于迷惘之中，甚至对于我们如此确信的事情有时候也会刹那看不清晰。这就是《暗瞳》，不到10天拍摄、三个月剪辑、几近零成本的处女作。







你醒来了吗
Are you really awake





導演/ 張若溪

Directed by Roxy Zhang

主演/ 餘婧 胡愛唯 羅孜孜 江濤

Main Starrings: Gin Yu, Aviry Hu, Zee Luo, Tao Ji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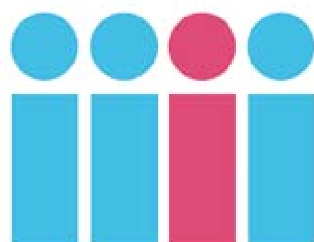
劇本、剪輯/ 張若溪

Screenplay and edited by Roxy Zhang

攝像/ 張若溪 候卜元

Photographed by Roxy Zhang, Dale Hou

暗瞳 (My Eyes Dimed Again) @2010



发现自我之旅

DIGITAL STORYTELLING WORKSHOP



发现自我之旅—拉拉视频精选集
Lala Digital Storytelling Workshops – Selected Shorts
片长(Length)：30 mins
完成时间(Year)： 2011
项目发起人(Project Founder)：黄阿娜Ana Huang
培训员(Traners)：黄阿娜Ana Huang 猱猱Naonao 灰烬Ash Wang 齐羽Qi Yu 范坡坡Fan Pop 等etc.
导演(Director)：齐羽Qi Yu 阳光Sunshine 灰烬Ash Wang 绵绵Mian Mian 石大头Shi Datou 等etc.
制作机构(Production Company)：发现自我之旅—拉拉视频工作坊， 酷儿影像小组—彩虹村民计划

故事梗概：

来自近60个同志原创作品的精选集，有深沉珍贵的分手纪念, 细腻浪漫的爱情色彩，朴实安静的单身独白，潇洒摇滚风的酷儿宣言……各种同志视角，都是一个人赤裸裸的心声，一段无法忘却的经历，勇敢地在大屏幕上宣告幸福，原谅过去，挑战你的共鸣。

“只要站在阳光下，你就会有影子。”

“当年我们说，我们不是同性恋……我们会开玩笑，想象彼此未来的爱情，却不敢承认，我们拥有的就是爱情。”

“实在走不动了，就进拉拉老人院，仰望着天空，回想着过往，发呆。”

“女马的特征是在白色制服里绑上白色或肉色的鞍具……只差一条鞭子就可以尽情驾驭她们，她们既然受骗，傻乎乎的穿上”

导演简历

创始人黄阿娜毕业于哈佛大学性别研究系，在2010年初发起了发现自我之旅，旨在填补国内同志社区的一个空缺，为拉拉提供一个发现自我的空间，通过新媒体创作提高自我认同与社会可见度。她也是华人拉拉联盟的组委会委员。

导演阐述：

“发现自我之旅视频工作坊”是一个以社群为基础的非营利组织，努力通过培训媒体技术，倡导同志人群自由表达。通过深入为期三天的工作坊，每位参加者用录音、音乐和照片等形式，创作一个讲述个人经历的视频短片。工作坊提供支持以及良好的团队环境，使得参与者可以更投入地进行创造性的个人表达。讲故事和制作视频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心灵治疗的有益经验，而视频作品则更给大众呈现出对性少数人群的真实写照。截至2011年5月已完成六十多个作品，也成为了中国同志人群丰富的口述史。



一个“直同志”的酷儿十年

——第五届酷儿影展轮值主席杨洋专访

文/文子

2011年6月15-19日，第五届酷儿影展在北京开幕，这也是酷儿影展走过的第十个年头。

很难想象，在十年前的今天，内地就已经有这么一群人，用如此先锋和张扬的方式，对抗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为少数群体争取权益并表达个体独立的愿望。

第五届酷儿影展的轮值主席杨洋，即是十年之中坚持至今的两个人之一，也是本届组委会中唯一的女性。

作为一名生活方式与异性恋社会无异的“直同志”（认同同志、对同志友善、颠覆性别霸权位置的异性恋者），她却从19岁开始，选择了身为少数派的一员也未必能够一直坚守的职业轨迹。

6月15日晚，酷儿影展开幕式。原定的场地东珍书院在开展前一周被叫停，组委会临时寻找到东城区一个愿意合作的咖啡馆。晚上7点，咖啡馆中平日放置桌椅的地方被腾出一小块空地，观影者们席地而坐，或与熟人寒暄，等待影展拉开帷幕。

如果你不加留意，很难找到身材瘦小的29岁轮值主席杨洋。她穿着宽松的牛仔裤，头发微微往后拢成一道发髻。面积不大的咖啡馆里，不断有人把她招呼进三三两两的圈子说话。她会用惯常偏快的语速寒暄或者交代完事情，手机铃声总是适时响起。偶尔无人打扰是她独自坐在角落的好时机，虽然透着些许疲惫，但她的目光仍然能如窗外扫过的车前灯一样，打量每一个来往进出的过客，专注而警惕。

杨洋在对本届影展的开幕致辞中写道：“……我们最大的敌人，其实是少数人的权力机构通过强大的国家机器宣教而长期潜移默化建构起来的大众主流意识形态。而质疑、对抗这种‘主流’意识形态，也正是酷儿影展存在的价值和追求的目标……革命尚未成功，酷儿仍需努力。”

开幕第一天晚上并没有放映原计划的影片，改为播放记录酷儿影展十年的片子。观众们在播放过程中不停地大笑，或是给予掌声，“不知道影展可以持续到哪一天，所以把最重要的影片先安排了放映”，杨洋说道。

酷儿影展的四天犹如游击战一般的进行，官方的压力贯穿了影展始终，逼迫组委会不断地更换场地及播放的影片。但在影展最后一天的闭幕式上，杨洋作为组委会的代表，做出如是声明：“……观众和电影人们的回应却让我们自己备受鼓舞和激励。我们已经准备好在整个中国社会继续传播酷儿影像和酷儿文化。”

呼喊、斗争、狂欢、宣扬……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无数对于自由的追求中，无论是通过争取法律和权利平等的社会运动，还是对大众观念意识进行普及和浸染的文化传播，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个体都有可能遭遇到对抗并陷入无为的困境。对于这些抗争者而言，杨洋们的存在，或许能够意味着共鸣以及坚持的力量。

les+：酷儿影展开幕致辞中，你提到这或许是“最后一次有机会为影展的开幕撰写致辞”，是萌生退意了么？

杨洋：酷儿影展已经十年了，这也是横跨我19岁到29岁的十年，说实话我有些疲惫。人生再也没有这么青春的十年，我希望今后可以把全部精力集中到最感兴趣的部分，比如专注于项目的设计和思想性的表达。对于未来十年的前景，我并没有特别乐观地认为外部环境会有很大的改善。另一方面，我们希望影展能有更新鲜的血液，比如范坡坡这样的85后，我相信他做轮值主席，下一届影展和之前会有很大的不同。

les+：但是在17日的论坛上，你谈到自己可能改变了想法，如果下一届有所需要，你仍然会站出来帮助范坡坡，转折点在哪里？

杨洋：本来也没有想完全退出，只是在那天听到很多其他策展人的想法，觉得也许影展未必要做得这么艰难，也可以做得更娱乐化或者主流和商业。更重要的是，有一批策展人的想法和我所坚持的东西是一样的，让我产生了一点点共鸣的感觉，所以今后可能还是会帮忙，只是不会担任召集人的职务了。

les+：，作为一个“直同志”，到底是什么让你开始做酷儿题材的影展，并坚持了十年？

杨洋：第一届影展的时候我是北大影协的副会长和宣传部长。2000年初，各地的独立放映小组开始积极地做独立和地下电影，北大影协也是其中之一。当时那些东西对于我而言都是新的，从前也没有接触过，带着对非主流事物的好奇就开始做了。

les+：为什么选择同性恋题材？

杨洋：这个很复杂，也是当时影协共同决定的事情，当然我个人也非常的感兴趣。但为什么坚持这么久，十年来我也在反复问自己这个问题，现在还是没有想得特别清楚。

les+：影展之后你出国进修了文化管理专业，在国外学到了什么，而什么样的困惑仍未解开？

杨洋：文化管理这个专业，让我学到很多理论和逻辑性关于组织文化事务的东西。在参与当地影展的执行过程中，也得到非常多实际的经验，最早我们把影展就是当社团活动一样做，但后来接触到比较专业的东西，才知道怎么把一个影展做得更像一个影展。比如酷儿影展，当然也是看个人的理解，很多地方的社群性会更重一点，但在我看来，影展本身的部分也很重要。

困惑在于，即使你把项目、嘉宾接待和各种细节都做得很好，但政策上的压力仍是最根本的原因，在国内你面对的并不是执行层面的问题。

les+：这次影展从前到后筹备了多久？

杨洋：比较集中的筹备是我4月份回国之后，从讨论是否开始做这次影展，到正式开展，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吧，那段时间我几乎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这件事情。

les+：谈谈这一届酷儿影展遭受到的波折吧。

杨洋：4月份我们得知，第三、四届影展的主场地宋庄出现了一些问题，原定于5月份举行的第八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被官方叫停，这意味着酷儿影展也不可能在那里举办，那到底还要不要继续办下去，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

几经辗转，我们将开幕式场地定在东珍书院，那是位于北京西城区的一个民间组织活动场地。但在影展前不到一周，东珍书院受到了来自政府三个机构的压力，组委会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变换场地继续举办影展。

直到影展三天前，我们才找到一家愿意合作的咖啡馆，并在那里将开幕式顺利的做完了。

在后来的几天里，不管是放映还是讨论，场地都不断有变化的情况，我们采取了以邮件形式每天更新日程的方式让观众及时得到影展信息。

时间非常的紧，但我们还是坚持寻找场地，除了周六晚上的一场放映，其他场地都是临时通过各种关系谈下来的，有的场地甚至是提前一天才敲定下来。

les+：最后的成果呢？

杨洋：虽然原本计划的影片放映没能全部实现，还是有超过30部影片通过4个主题单元的形式被放映，还有三个派对活动，以及关于酷儿影展未来在亚洲发展建设的论坛也如期举行。

les+：影展的费用从哪里来？

杨洋：申请基金的资助，但金额其实都不多。比如第二届影展，我们找了万延海的基金会爱知行，拿到3万块钱。

les+：参展的电影是如何报名的，有筛选机制么？

杨洋：对于本土的电影，我们有半公开的征集，而对于国外的影片，我们主要以单元的形式播放，通过邮件和之前的关系去邀请和征集。

影片基本上没有筛选，虽然可能出现水平不一的问题，但本来数量不多，我们还是希望所有相关题材的影片都能够被放映，对于很多影片而言，影展都是它们的首映。

les+：十年下来，环境和观众有没有什么改变和成长？

杨洋：改变肯定是有的，比如大众的认知度更高，十年前或许很多人还不知道同志是什么，但现在连酷儿都有不少人了解了。但在大环境方面，根本的阻力还是没有改变。

les+：有没有在活动中获得过来自团队或者其他力量的鼓励？

杨洋：办第一届影展的时候不懂事，把自己的手机号都公布到网上。两三年以后，我竟然接到了一个观众的电话，问我影展会不会继续办下去，什么时候接着办，那时候获得的鼓励特别大。

les+：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杨洋：明年想做一个女性题材的影展，比起酷儿影展，可能更为主流一些，遇到的阻力也会更小，这样能够让我专心地去做影展本身，而不是把精力花在大量无关的事情上吧。

女人与“酷儿”

文/海青

“男同志不可以老。”这是台湾朋友郭强生的新书《夜行之子》中的一句话。其中一段故事关于一位怕老但幸好不太显老的男同性恋普山和他的女性密友、异性恋者莎伦。二人都是情感上的失意者，莎伦的问题似乎麻烦得多，同一个有妻室的男人纠缠了十年，在青春耗尽的过程中发现了对方真实的性取向，直到这个首鼠于婚姻与外遇的男人在酒吧遇到另一个男人，宣称找到了真爱，莎伦则在酗酒沉沦中死去。

在这本描绘男同性恋情感世界的小说中，有交错迷离的叙事和万花筒般的绚丽行文，莎伦只是倏忽过客，唯一一个面目清晰的女人。让我注意莎伦的原因，是女人和“男同志”年龄感的有趣对比。普山与莎伦同年，但普山不老，至少看起来是，莎伦却“真的老了”。面容憔悴和身形臃肿是“老”的铁证，很多时候女人变得俗艳只是因为用不巧妙的方法掩盖这两个事实。虽然小说作者认为衰老程度主要是基因决定的，与健身、保养无涉，但莎伦的处境仍显得有点过惨，在寻求伴侣的过程中不仅输给另一个女人、他的正室，还输给了一个男人、他的同性恋爱人，莎伦的“老”很难说不是情感上双料失败的表征。

“老”是活人都会经历的过程，从生理和医疗角度可能有不少复杂指标，但很多时候也只是一个简单直接的判断。年轻人最大的优势是生命中仍有很多未知的可能性可供发掘，当“老”这个问题进入视野，评估一个人整个身心状态的时候就到来了，这种或有意或无意或自由或他由的非正式评估在后半部生命历程中会发生无数次，直到盖棺之时，人类的“老”绝不仅是自然和生理问题。

世俗价值观经常能最有效地决定衰老的坐标系，尤其是女人的。过正常家庭生活的女人憔悴、臃肿、俗艳者多矣，但不会被认为是“老”的，换言之，她们的年龄已不再被视为问题。幸福女人不会是“老”的，至少是看起来有幸福感。而女人的幸福长久以来被认为是一种安定、没有匮乏感的状态，总之，是指向男人的。青春美貌是少女的嫁资，妇人承欢得宠的条件，名妓风流得意的前提。“晓镜但愁云鬓改”，结果是对男性诺言的偏执——“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

如果从经济决定论的角度理解女人对老的恐惧，未免显得刻薄无情，我们的文化中有丰富的不朽文本一边反复确认女人的时间感主要产生于对男人的思慕或唯恐失去，一边把这种焦虑感道德化和诗意化。正常女人一定要对时光流逝造成的红颜消损表现出特别的哀婉才算得体，怨妇写作的经典模式正是将青春年少时的恩爱誓言与年老色衰后的失欢寂寞相对照，宣告女性的忠贞与男性的负心。

虽然男性在面对白头吟、长门赋、断肠词之类的哀怨吟咏时可能承担一定的道德与心理压力，但男人依然爱读、爱写关于女人面对时间之无力感的篇章，就如淫邪小说热衷于淫娃荡妇对男人身体和器官的渴望，而那些伤春、宫怨、思边诗词中的妇女，则永远在表达女性情感对男性的渴求，尤其在女人青春美貌尚在的短暂时期，男性的缺席才是更具表现价值的悲剧元素，时间的不可逆性使这种悲哀显得百转千回，断肠蚀骨。虽然人类社会经历了妇女解放、女权运动等种种观念洗礼，衰老对女人的威慑竟丝毫没有减弱。现代科技打造的驻颜之法，或许大大延长了女人具有性吸引力的时期，也让女人在各种美容神话中疲于奔命，换取一些脆弱的满足和快乐。

多年前我以为男人不必怕“老”，至少以男人衰老为主题的语言暴力要少得多。这个观念在后来的阅历中不断被修正，男人当然也怕老，怕将军肚、怕秃顶、怕前列腺出毛病……然而，男性的时间紧迫感只要放在兴邦立业的大视野中就可以说得理直气壮，诸如“莫等闲白了少年头”，“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之类的感慨才像大丈夫所言，“春宵一刻值千金”就显得很“娘”。女人在变老的过程中越来越“痴情”，因为她们别无选择，男人则相反。表现男子痴情的经典不是没有，但痴情的对象总是人面桃花式的惊鸿一瞥或已死的美女，时间在她们身上已彻底不发生作用了。罕见书写对老妇恩爱备至者，大概因为实在不够审美。时间对男人来说，经常是没有性感意味的，当男人想表达这种性感的时候，就得伪装成女人，比如汤显祖的《牡丹亭》，比如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在有关“酷儿”的文化现象中，情形似乎是不同的。虽然在研究范畴下，“酷儿”（queer）常常同时包括男同性恋与女同性恋，但很明显又难以解释的一个事实是，表现男“酷儿”的文艺、影视作品在数量和知名度方面都大大超过了女“酷儿”。在风靡一时的美剧《同志亦凡人》（Queer as Folk）中，首席男主角布莱恩不时地表达自己的酷儿哲学：日用一切追求高品位，尽可能寻欢作乐，发掘新的性爱刺激，绝不在感情上有所承诺，不建立固定伴侣关系。他最喜欢嘲弄同性恋的一夫一妻制生活，其中包括他最好的女性朋友、女同性恋琳兹和她的伴侣梅尔尼。

布莱恩常常带着张扬的傲气自称“酷儿”，在他看来只有少数有足够的勇气和能力面对自己身上这种独特属性的人才配称“酷儿”，绝不包括女同性恋，那些想在稳定的伴侣关系中享受安全感的男同性恋也不在其内。然而貌似不把一切放在眼里的布莱恩却是非常怕老的，他甚至不想活过三十岁，当然三十岁生日还是不可避免地到来了，他试图在昏天黑地的纵欲中逃避，甚至差点自杀。他严格控制饮食，按时健身，使用法国进口的昂贵护肤品让自己保持十九岁的容颜，至于夜生活、迷幻剂之类伤身的事，他认为是酷儿生存的应有之义，不然保持青春干什么呢？他把自己当做永不长大的彼得·潘，通过人工受孕生育儿女、过家庭

生活的琳兹则像是留在世俗世界里的温蒂。似乎男人们不屑说、女人们不敢说的话，作为“酷儿”的布莱恩全都大声说出来了：我们不要变成老人，我们要永远年轻美丽，永远调情和做爱。

这就是非同性恋者、尤其是女人眼中的“酷儿”，难怪美国版《同志亦凡人》一连拍了五季，大受女性观众追捧。早有论者提出，流行文化中的“酷儿”意指更加性感、更加超越常轨、更具差异性（《福柯与酷儿理论》，塔姆辛·斯巴格著，徐玉兰译）。而今天的酷儿文化在表象与意涵上都远远超越了同性恋现实，所谓“正常人”借此想象自己生活世界中最缺乏的东西——叛逆、性感与浪漫，“酷儿”因此被塑造成时间秩序的法外之徒，他们，且只有他们有权忘记人会衰老这一现实，永远专注于身体和性爱。

大胆裸露构成了酷儿主题影视的一个传统。在热门电影和剧集中，美男子和优美的裸体更是不可或缺的焦点，像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裘德·洛、尊龙、张国荣、吴彦祖这样清秀俊美的男星如果没有出演过同性恋或阴柔妖冶的男子，恐怕会被视为一种遗憾。以流行影视剧方式塑造偶像的《同志亦凡人》中更是有大量的性爱场面，男性健美的肌肉、有力的线条、光洁的皮肤，在肉感的柔光下被精心剪接，成熟的布莱恩与金发少年贾斯汀在一起，无论是耳鬓厮磨还是躯体缠绕，都显得健康、自然，深情款款。当酷儿身体光芒万丈地展现于屏幕之时，所谓“正常”只能是“沉闷”的另一种说法，因为“正常人”到了某一时间点就开始变得没有身体，至少过分关注身体、公开谈论身体变成不适宜的。性事只能理所当然地发生在夫妻的卧室里，福柯所嘲笑的维多利亚时代虚伪压抑的性道德，在今天的中产社会中并未稍离。幸而人们有无数简单廉价的方式获得色情产品和各种秘密的性伴侣，挑战公认合理合法的性道德不仅成本高昂，而且显得毫无必要。

酷儿说，如果人永不老去，家庭这玩意儿还需要存在么？平淡是福的理想还这么诱人么？虽然这是一个荒诞而无解的问题。或者将问题换一个形式，如果生存环境没有进化到可以让人活到八十岁，如果四十岁就已经是我们的大限（民国时代就有一位“作法不自毙”的教授认为人不该活过四十岁），那么我们是否可能少些谎言和顾忌，稍微大胆地追求一些心所向往的东西？长寿的诅咒之一是人从青年时代就开始活在老年的威慑下，中产阶级家庭生活理想于是产生了一种致命的吸引力，想到将来年老时的安乐，现在的一切都变得可以忍受。文明带来的普遍长寿造就了一个以苟且为主要精神形态的世界，用以寄托爱情、牺牲、永恒等浪漫诉求的“文化酷儿”恰说明了超越价值的尴尬存在。

这时候，各种隐秘性经验的无限膨胀与可被言说的合法性关系形成极不协调的量的对比。女人何以自处？幽怨和痴情还那么有诗意么？酷儿文化产品以女性为主要消费对象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女性心理对仍居强势的所谓“第一性”的冷淡与失望。当女人开始厌倦用压抑的移情法来体味男女爱情故事中的浪漫，特别是当公主与王子从此以后幸福生活在一起的神话被彻底拆穿之后，两个男人——强者之间的爱情能给旁观的女性提供更轻松怡然的情爱体验，情节的发展再也不会将女人绑吊在时间钟摆上。终于不用担心他们的结局了，最重要的是不会终于琐碎的柴米油盐和奶瓶尿布。

如果考察电影中女人与酷儿为敌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一改变的吊诡性。在《全蚀》、《王尔德》、《莫里斯的情人》中，酷儿们仍挣扎于纲常伦理与真实自我之间，他们的妻子形象相似得惊人，总是以优雅而冷酷的姿态守护着中产阶级家庭的虚荣和体面，相形之下，酷儿之爱不仅更热烈缠绵，而且更具自然属性，李安的《断背山》把这个二元论发挥到了极致。像《同志亦凡人》这样的商业剧集则小心翼翼地避免激怒已婚妇女，酷儿们虽然经常面对社会偏见和各种不公平待遇，有时甚至暴力相见，但他们生活在相对自足独立的空间里，他们坦言自己的性取向，不侵犯任何异性恋婚姻；“自由大街”上的奇装异服和“巴比伦”酒吧里的艳丽声色，在非同性恋者看来，更像是事不关己的新奇游乐场。

能满足女性期待的酷儿故事抛弃了边缘、弱势、内心纠结的酷儿形象，把酷儿作为一个特立独行、光彩照人的先锋群体，由孤独高傲的情圣来提供此恨绵绵的悲剧美感。如果把布莱恩的爱人贾斯汀换成一个少女，《同志亦凡人》立刻变成最俗不可耐的肥皂剧。网络小说《北京故事》虽感动了同性恋导演关锦鹏，产生了电影《蓝宇》，但故事的原创却是女性。在这样的故事里经常能看到一种顽固模式，即真正的爱情发生在有经济实力和丰富性体验的成熟追求者与一年轻纯情的被动者之间，前者无论怎样桀骜不驯和玩世不恭，终将为后者的善良痴情所彻底征服，其中还包括一见钟情、被动者的初夜一定要奉献给此生真爱之类的陈腐情节。直到历史和文艺提供的素材已不够“生猛”，女人们开始大规模地创作更能满足情感饥渴的酷儿童话，女性消费酷儿的时代才真正到来了。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女人的终极价值仍被认为属于男性世界，不然，日本漫画中对男人不感兴趣的未婚女子就不会被讥为“干物”——像鱼干一样没有水分的女子；“败犬”也不用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对酷儿的暧昧绮思也一度引起主流世界的恐慌，在刚刚过去的二〇一〇年十二月，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公开发表了限制含有同性恋内容之作品的言论，这在同人创作的大本营该算是重量级事件。此姿态固然是对学校家长联名上书的回应，极力美化酷儿之爱的小说和漫画好像真的对传统价值构成了挑衅，但实际上，让同人女们赶紧收心回归家庭恐怕才是弦外之音。

其实酷儿何曾改变女人？为女人所迷恋的酷儿英雄与异性恋言情俗套毫不相违，女人最想看到的仍是能让所有人“误终身”的杨过从此为情所困、饱受相思之苦，只不过，从诸多情敌中最终胜出的不是自己的同类，而是一个美少年。这些想法的叛逆性远远小于石原们所担忧的。女性没有对男性发难，如果说酷儿故事背后确有某种微妙敌意，也是在女人之间。只不过现代人的生存结构已经使婚姻变成与经济相绑定的乏味存在，女性在其中的遁路比男性少得多，压力不仅来自伦理的刻板标准，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女性的时间需要由男性来赋予意义这一貌似浪漫的传统，对女性的窥视与判断还将沿这一轨迹继续下去。女人与“酷儿”的联盟有更多的假想和迷幻成分，“酷儿”一词中怪异、反常的意味变成时尚，只能说明社会同质化的程度已令人窒息。人生和世界如今天这般虚伪荒凉，我们以前没有料到。

原文载于《读书》2011.5期

每个人都是“少数派”

文/段吉玲

事出偶然，2月14日情人节这天，李银河老师在网易发出一条微博，征询网友支持同性婚姻合法提案。这条微博被迅速转发，引来数千人的评论。

在讨论中我们发现，虽然也有很多理性的声音，从婚姻制度本身、同性婚姻可能出现的现实问题等角度对这个提案提出质疑，然而有许多反对意见则既无理论根基，也难逻辑自洽。仅仅是因为感情上理不顺，觉得和自己太不同，无法理解，就顺从直觉出来反对，甚至义愤填膺。我们不禁想问：当他们反对同性恋和同性婚姻，反对的到底是什么?

在讨论中，不少持反对意见者表示：“同性之间的爱情也是爱情”、“真爱没有性别界限”这些话，他们都能接受，理性上也愿意支持。但是对于同性婚姻，他们则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也许，要在感情上也达成理解，必须首先对同性恋群体有足够的感性认识，也需要对同性婚姻有更深入的理解。

其时我们正纠结于今年三八节策划“女人来提案”的主题，看到这个话题讨论得十分热烈，也希望能够借此机会，提供一个平台，让这个话题往更深入、更有益的方向地进行下去。

整个系列策划经过几次调整，共有八个部分：

1. 微博上媒体、名人、网友关于同性婚姻的热议；
2. 专访李银河，讲述她提案同性婚姻的五大理由，以及中国同性恋群体现状的介绍；
3. 专访吕频，提出同性恋者可探索新的相处模式，不必拘泥于婚姻；
4. 专访首位公开支持同性恋的母亲吴幼坚女士，从母亲的角度看同性婚姻；
5. 专访同性恋群体，让大家听听同志群体自己的声音；
6. 专访同妻群体，让她们讲述自己的生活状态；
7. 女同中的杰出人物群像，发现这些杰出女性探寻、坚持真我的故事；
8. 总结专题。

段吉玲为网易网专题编辑。2011年两会期间，网易网女人频道做了一期“女人来提案”的专题，主要关注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的“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提案。该专题一经发出，在网络引起了强烈反响，过千万人次点击，近3万网友发帖表达看法。

在采访同志群体的过程中，近十位采访对象都给了我长长的回复，言辞恳切。他们曾经在面对自己生而为“少数派”的问题上的迷茫和恐慌，让我十分感动。更可贵的是，他们都已走出那段迷茫期，对自己的身份、对自我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认同，也因此在同性婚姻问题上有着明晰的诉求。这些对于大家了解同志群体、了解他们对同性婚姻的需求都是很有益的。因此，接受采访这一行为本身，也是他们为自己所在的群体发声、争取权益的一部分。事实上，这些采访对象多数都是同志NGO群体的成员，一直在身体力行地为自己、为同志群体努力争取权益、消除敌意。

虽然同志群体在比例上注定属少数派，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身影、声音在公众平台的不可见，客观上让他们变得更加“少数派”。因此，同志群体要站在阳光下，让自己的形象为群体正名，用自己的声音捍卫合法权益。

然而，我也并不想做出同志群体勇敢出柜之类的倡议。因为在社会大环境的普遍高压下，鼓动个体站出来与之对抗，无论如何都是一种不合适的强求。

这种情况下，让同性恋相关的话题走向公共视野，即便这一次没能促成同性婚姻合法（可以想见，在不久的未来，同性婚姻合法是必然的，即便不一定以婚姻的形式），都是有益的。在专题即将结束之际，传来同性婚姻合法化提案首次通过初审的消息，希望这次阶段性进步里有我们的一份力量。

其实人类走到今天，经历过多次认识层面的阵痛，当我们发现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当我们听说人类居然是从猴子演化而来……可如今回顾历史，我们却发现人类曾经固执的观念是那么可笑。而今天，我们面对的是同性恋者。即便我们不能为他们大声疾呼，至少可以心怀友善，至少我们可以不因今日之格局见识所限，让明天的自己为今天的所言所行感到悲哀。

人生如此短暂，不过区区几十年时间，却要在对抗各种误解、压力中耗费精力，实在遗憾。而更可悲的是，这种压力是社会施加给每个个人的，并非只有同性恋群体才感受得到。因为在性取向问题上，同志群体是少数派；而在另一些问题上，少数派的帽子可能又扣到其他群体身上：跨性恋者、变性者、艾滋病患者、乙肝患者、异议分子、农民工、钉子户……这种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少数派”。

社会大众习惯以“同性恋”、“异性恋”等各种标签来对人群进行划分。这些符号相比每个鲜活的个体来说，实在是太不重要，更不应该因为被贴上某个标签，而承受一些额外的莫名歧视，甚至失去本应享有的权益。

鉴于此，我欣赏同志群体为去污名化、争取自己权益所作的各种努力，但同时也更欣赏个人（无论同性恋还是异性恋、双性恋）所作的去标签化的努力，如《它窗风景》中那些杰出女性身体力行的，不为性别界定所限，更不为社会成规所限，一生只努力探寻更深邃的自我，拓展生命的内涵和外延，这要远比强化某个标签要紧迫得多，有价值得多。

虽然从群体去污名化，到少数派标签下的群体权益合法化，再到去标签化的真我呈现，显然是一条漫长的路，而我们才走在起点，但只要有更多优秀的个体涌现，这条路就能更快更直接地走完。



孔二小姐

文/金星

姓名：孔令伟

原名：孔令俊

英文名：Jennet

绰号：孔二小姐、二先生

性别：踢，铁踢，金刚踢

生年：1919

星座：处女

学历：上海圣约翰大学学士

爱好：骑马、飙车、射击、泡美眉

自我描述：英俊潇洒，风流多金，对女孩子好。

争友要求：所有漂亮的好劈劈，婚否不限，恐龙勿扰……

if 孔二小姐上拉拉论坛争友，一准儿会发这么篇牛帖，没办法，人家是牛人嘛。

按照一般说法，孔二小姐的娘亲是宋氏家族大姐大宋霭龄，爹亲是财神爷孔祥熙，她乃这对夫妇的第二位千金，上有一姊一兄，下有一弟。But江湖上另有一种非一般的说法流传，这孔二小姐，实为宋美玲与旧情人无证生产，放在她姐姐家抚养而已。持此论调的民间历史学家们证据有二，首先是她形象个别，瞅着跟兄弟姐妹不大像一个厂家制造的——那三个都继承老爹“哈哈孔”（孔祥熙在政界八面玲珑，遂得此外号）的look，高高大大，富富态态，独她二小姐矮小，且脸子既不像爹，也不怎么像娘，往好了说也是集双亲容貌缺点之大成；其次，在蒋、宋、孔三家几窝子孙男弟女中，宋美玲对这个怪怪的外甥女情有独钟，收她为干闺女，对她言听计从，她像她的高跟鞋一样不可缺少（据说宋美玲除了睡觉，从不脱高跟鞋，在自家卧室里都蹬着叮叮走）。

不管怎么说，孔二小姐属于中华民国根儿红苗儿壮的高干子女。高干子女的共性是爱横行霸道，二小姐除了这个普遍性外还有特殊性，她打小儿只穿男装，一生只有一次以女服示人。据她大姐孔令仪后来回忆，二小姐的易装癖拜最疼她的三姨所赐。宋美龄有次看见小女孩令俊大夏天穿淑女长衣，捂得遍身生痱子，甚是让人心疼，于是勒令仆人给换男孩的短裤短衫，焉知二小姐一上身就再脱不下，从穿得像男孩直到穿得像男人，最后干脆把名字“令俊”改成“令伟”——老娘才不希罕俊俏哩，要伟岸！

改名后的孔令伟只准别人叫她“二先生”，谁敢叫“二小姐”就毙了他！这可不是吓唬人，二先生十几岁就能骑善射，长大后枪不离身，动不动就拿出来用用。也是她飞扬跋扈惯了，国



民政府在南京时，某次她玩刺激闯红灯，一怒之下竟把拦她的警察枪毙，搞得民怨沸腾，南京警察联合大罢工，给她爹妈捅了个不小的娄子，她姨夫蒋介石也头疼不已。后来抗战开始，国民政府转移到重庆，国难当头，二先生却玩得越来越大发，最厉害的一次发生在南温泉风景区，二先生正和女朋友散步呢，迎面遇上云南军阀龙云的三儿子一行人。本来两边互不认识，各看各的景就是，不料龙三公子亲友团中某位老哥有些狗仔队习气，不知怎么就拿个相机对二先生猛拍。二先生登时无名火起，拔枪怒道，叉叉个圈圈的，再照就废了你们！偏生龙三公子不吃这一套——他家老头子号称云南王，拥兵自重，蒋委员长的话也不听，腰杆子硬得很——当场也拽出军火来，于是双方一场激烈枪战，真是惊天动地。结果是有人中枪挂掉，不过不是孔二先生，也不是龙三公子。

此次枪击事件后来是不了了之，至于孔爸宋妈怎么消除影响我们就略过不表。需要关注的是，上文提到二先生的“女朋友”，这三个字可是她生活的主旋律。

二先生何时初恋？共有多少女人？可曾跟家里出柜？这些问题已统统不可考证，我们所知的是，她经常出入歌厅舞场搜索猎物，该出手时就出手，追欢逐爱，票子大把洒，美女大把抓。二先生那可不是平常的踢，她喜欢有难度的，专好从男人手里抢女人。国民党88军军长范绍增，曾受托为二先生做媒，亲没说成，倒把自己的邓姓三姨太陪进去了。邓女想必是绝色，曾经是二先生的最爱，她把她安置在别墅里，两人双宿双飞。值得一提的是，二先生叫手下人称邓为太太，可见是给了名分的。

可惜二先生像所有铁踢一样，有“仿男综合症”，总觉得能像男人一样糟蹋女人才带劲儿。而那时的男人以三妻四妾为荣，二先生认为自己没啥理由不该有几个小的。于是乎她假公济私，以自己的商号招聘职员为名，经过三轮面试，在几十个应聘者里挑出四个佳丽发了offer，职位名称：生活秘书（^_^）。

列位看官须知，二先生对女人的品位比红楼选秀的评委们好多了，这四妃除了姿容端丽外，各有过人之处。为首的葛霞，作风洋派，鸟语纯熟，二先生有个交际应酬带出场绝对有面子；第二个叫李丽芳，是复旦毕业的才女，学识出众，拟个讲稿文件啥的不在话下；剩下的两个，戚明铭是按摩高手，杨淑筠则能歌善舞，想象二先生疲倦之时，一边享受戚美眉的推拿放松，一边欣赏杨美眉的妙曼舞姿，真人间天堂也！

只有一个人不享受，那就是一边的邓太太。她沉痛地发现，跟了女人居然一样不能幸免妻妾争风吃醋的战争，且四个对手都比自己年轻，精力充沛。一来二去，邓太太郁闷不已，深染沉疴，在30几岁的年纪就香消玉殒。

“原配”死后，二先生的日子也开始不顺遂。婚姻家庭的压力，她也逃不过啊，一度发昏还想嫁给胡宗南来着，破天慌穿着裙子高跟鞋去相亲，结果胡怕收拾不住这位二小姐，施了个下马威，把她婉拒了。

在这前后，她还闹出了一生里后果最严重的乱子，逼得她老爸辞去担任十年之久的财政部长。蒋氏王朝的失势，是二先生一生的重大转折。她先随父母去美国，后留在台湾，陪伴宠爱她一辈子的三姨兼干妈宋美龄。在台湾的岁月里，她渐渐收敛放浪形骸，归于循规蹈矩的生活。

孔二小姐终身未婚，逝于1994年，善终。

《蕾丝辞典》（六）

文/手绢

【曹宫】

曹宫的出名来自那句很多拉拉颇为熟悉的**“房与宫对食”**，没错，虽然“对食”一词尚在字母D下排队等待，“宫”也就是曹宫，现在就要浮出水面了。为什么我们要单把这个史料中惊鸿一瞥的小宫女单拎出来作为《蕾丝辞典》中的一个词条呢？因为曹宫女士在与道房大搞拉子情的同时，还脚踩两条船，另一条就是西汉王朝的第12位皇帝、大名鼎鼎的赵飞燕女士的老公汉成帝。

大多关于“对食”的史料只截取了《汉书·外戚赵皇后传》中这短短的一句话，但如果你顺藤摸瓜，读完其出处的整个段落（见本词条附录），就会惊讶地发现，我们史书记载的第一位“对食”女主角曹宫女士，原来是风流皇帝的419情人、一位失踪龙子的母亲、以及烂俗宫廷斗争的受害者。如果你有兴趣，就来听一听这个2000多年前的故事。

曹宫，历史没有记载她的名字，我们只知道她出身资深宫女世家，其母曹晓也是一位宫女。曹宫多才多艺，在宫里职位颇高，大概是教皇后文化课的一位女官——“前属中宫，为学事史，通《诗》，授皇后”。

这位“皇后”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赵飞燕同志。飞燕同志一生献身舞蹈事业和汉成帝，虽然终生无嗣，但仍联手妹妹赵合德把持后宫多年，其管理之严格、手腕之凌厉，令很多男性史官非常愤怒。所以在其死后就开始肆无忌惮地说其坏话，关于曹宫与汉成帝（史称孝成皇帝）的这段韵事就是在赵飞燕女士死后作为其谋害皇帝私生子的证据被翻腾出来的。

史料中先是由这么一句起头“**臣闻许美人及故中宫史曹宫皆御幸孝成皇帝，产子，子隐不见。**”而我们颇为熟悉的“**房与宫对食**”就出现在对曹宫的寥寥介绍中。本来，曹宫职场一帆风顺，性生活颇为和谐，和道房关系稳定，且显然已经出柜。岁月如此静好，却被一句话轻易打碎，那年年中，曹宫告诉道房，“**陛下幸宫。**”。

几个月过去了，曹宫的母亲曹晓进殿探望她，发现女儿肚子被搞大了，曹宫也不避讳，说“**御幸有身。**”曹宫的产妇生活过得颇为顺利，有专人伺候，但孩子刚一生完，事态就急转直下，她和孩子、以及所有奴婢全部被投下大狱。曹宫比较争气，给皇上生了个儿子，此子命大，入狱几天都活得特别顽强，负责这件事的狱官不忍心杀害小孩，有心让其自生自灭，但上头来了命令说，皇上和昭仪非常生气，问为什么不杀，当然，你懂的，生气的应该是后者。

随后，狱官接到命令，让把龙子转交给另一个人，于是，一日凌晨，曹宫的儿子就被从身边带走，从此她再也没见到过他。而作为交换，狱官给她带回了一只小盒子，盒中是毒药两枚，和书信一封，信中写道“**告伟能（即曹宫）：努力饮此药，不可复入。女自知之！**”

曹宫看罢痛骂皇后“**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儿男也，额上有壮发，类孝元皇帝。今儿安在？危杀之矣！奈何令长信得闻之？**”

最终，曹宫饮药自杀，其子最终下落不明。

不知道在喝下毒药的那瞬间，曹宫有没有想起道房，有没有想起不过一年以前那些你侬我侬的静好日子，有没有想起那些尚未搅拌雄性荷尔蒙的甜蜜夜晚。

最后，让我们小小的谈论一下道房，她的名字总共出现过三回，一次是“房与宫对食”；一次是介绍曹宫母亲时与其名列同位——也因此我们是否可以揣度，道房比曹宫年长，甚至也许与其母同岁（据说古时宫廷女子因为寂寞，女儿甚至与前来探望的母亲发生关系）；最后一次是曹宫将道房作为倾诉对象，告诉她，“陛下幸宫”。

从曹宫后来对儿子被抢时据理力争的口气来看，她对于被幸是非常骄傲的。只是不知道，把这样一件事告诉同性爱人的曹宫到底怀抱着怎样的心情，而作为倾听者的道房又是什么感受。

即使在我们的历史里，道房也是沉默的。

附原文

《汉书 外戚传第六十七下》

哀帝既立，尊赵皇后为皇太后，封太后弟侍中驸马都尉钦为新成侯。赵氏侯者凡二人。后数月，司隶解光奏言：臣闻许美人及故中宫史曹宫皆御幸孝成皇帝，产子，子隐不见。

臣遣从事掾业、史望验问知状者掖庭狱丞籍武，故中黄门王舜、吴恭、靳严，官婢曹晓、道房、张弃，故赵昭仪御者于客子、王偏、臧兼等，皆曰宫即晓子女，前属中宫，为学事史，通《诗》，授皇后。房与宫对食，元延元年中宫语房曰：“陛下幸宫。”后数月，晓入殿中，见宫腹大，问宫。宫曰：“御幸有身。”其十月中，宫乳掖庭牛官令舍，有婢六人，中黄门田客持诏记，盛绿绨方底，封御史中丞印，予武曰：“取牛官令舍妇人新产儿，婢六人，尽置暴室狱，毋问儿男女，谁儿也！”武迎置狱，宫曰：“善臧我儿胞，丞知是何等儿也！”后三日，客持诏记与武，问：“儿死未？手书对牍背。”武即书对：“儿见在，未死。”有顷，客出曰：“上与昭仪大怒，奈何不杀？”武叩头啼曰：“不杀儿，自知当死；杀之，亦死！”即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继嗣，子无贵贱，唯留意！”奏入，客复持诏记予武曰：“今夜漏上五刻，持儿与舜，会东交掖门。”武因问客：“陛下得武书，意何如？”曰：“瞠也。”武以儿付舜。舜受诏，内儿殿中，为择乳母，告“善养儿，且有赏。毋令漏泄！”舜择弃为乳母，时儿生八九日。后三日，客复持诏记，封如前予武，中有封小绿箧，记曰：“告武以箧中物书予狱中妇人，武自临饮之。”武发箧中有裹药二枚，赫蹄书，曰：“告伟能：努力饮此药，不可复入。女自知之！”伟能即宫。宫读书已，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儿男也，额上有壮发，类孝元皇帝。今儿安在？危杀之矣！奈何令长信得闻之？宫饮药死。后宫婢六人召入，出语武曰：“昭仪言‘女无过。宁自杀邪，若外家也？’我曹言愿自杀。”即自缪死。武皆表奏状。弃所养儿十一日，宫长李南以诏书取儿去，不知所置。

【不落家】

“不落家”，即“不落夫家”，是我国广东、福建等地区，以及一些少数民族聚集地的风俗，女子婚后长居娘家，及至怀孕才住到夫家开始共同生活，而在有些地区有的女子甚至选择终身不到夫家居住。

一些学者认为，这种不落夫家的习俗是“原始母系社会的从妻居向原始父系社会的从夫居过渡时的一种婚俗。迄今尚保留在实行一夫一妻制的我国某些少数民族和局部地区的汉族中。婚后三天（或当天）后新娘即还娘家，以后逢农忙或节日才到夫家，妻子到夫家，夫家以客人相待。在流行此婚俗的少数民族地区，住娘家的妇女仍被允许参加该地区的男女社交活动，有着性的自由，直至住到夫家后才被禁止。而在保存这一婚俗的广东和福建的少数地区中，在娘家的妇女必须严守贞节。”（石奕龙《长住娘家与不落夫家的比较》）

不落夫家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典型例子是泸沽湖的走婚制，大家彼此不相约束，都拥有相当程度的性自由，各玩各的。相比之下，在福建、广东一带的不落家可就有点为难男同志了：娶个媳妇，一年也见不着几次面，如果不走运娶了个结过金兰、或者已经悄悄“梳起”的，那日子可就有的熬了，不仅守活寡，还得冒着被自梳女毒杀的危险。

不落家，不落夫家、落谁家？对于异性恋女性来说，大多时候落的是娘家，也有些是落在“姑婆屋”这个姐妹同盟的家，而对于拉拉，则是落在了两人共同建造的家中。时光流逝，今天的我们若不想落到夫家，则大可租个房子，哪怕蜗居，也落得下一双脚、两颗心。但回望一个多世纪前，凭一双女性的手，想挣得一个家，是多么难的事。无怪乎“自梳女”诞生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而其鼎盛期也是女性就业机会较多的时期。

SO，赶紧合上书赚钱去吧。

对非病理化政策的强烈反应

翻译/北美华人性别与性倾向研究会 二言 编辑/alice

自1973年之后，同性恋社区在精神病学界的盟友缓慢而稳步地进入了美国精神病学会的权力位置。学会的一任任主席屡次发表公开讲话，要求学校董事会、军队和移民局等机构撤销针对同性恋者的歧视政策。另一方面，持同性恋病态说的人为自己日益受到削弱的势力而大感震怒，他们采用更为激烈的言辞要求学会撤回非病理化的政策，但没有取得成功。然而，令同性恋精神病学家和活动家们备感难堪的是，1980年推出的《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仍然将“自我失谐型同性恋”列为“性倾向紊乱”。持续了几年的争议后，“自我失谐型同性恋”最终于1986年毫无声息地被剔除出疾病种类。

这些变化显得强烈而有效，但旧式态度并没有被一扫而光。自1973年以来，对于非病理化的反应也日渐强烈。历史性的病理化政策实施四年后，精神病学会对会员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发现大部分精神病专家并没有改变对同性恋的看法，仍有69%的人认为同性恋是病态，只有18%的人不这样认为。60%的认为，与异性恋者相比，同性恋者在表达爱情和建立稳定伴侣关系方面的能力较弱。1978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医科教育和有关医疗项目几乎没有注意到《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有关疾病分类的变动，对未来精神病专家的教学项目中，只有5%将同性恋列为正常的性倾向。

罗纳德·里根于1980年进驻白宫后，社会空气转向保守。大众媒体和公众的态度也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两者拒绝接受精神病学会的非病理化政策，仍然将同性恋视为病态。1985年，当HIV受到确认，艾滋病作为重大健康议题受到媒体关注时，《洛杉矶时报》所做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有79%的美国人认为同性恋是一种错误。

提倡治疗同性恋的声音也没有于1973年之后消声匿迹。八十年代，还有一些性学家承诺能够治好同性恋。威廉·马斯特斯和弗吉尼亚·约翰逊是当时最著名的性学家，也是“性爱美好”伦理观念的创始人，他们视“同性恋为当代社会的一种有效的生活方式”，从来没想到将同性恋归类为病态或者不道德，但他们却认为那些被自己的性感情所困扰的男女同性恋者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他们认为，改变一个人的性倾向并不意味着对同性恋的贬损，虽然他们从来没有异性恋顾客上门，要求将自己改变成同性恋。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研究院为那些“自我感觉不佳的同性恋”者设立了专门的因人而异的治疗项目，试图让他们探索神秘的异性，消除与异性约会的紧张，学会并尝试触摸陌生的异性的身体部位，并促成异性恋性行为。

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许多新教和犹太教的教会逐渐对同性恋和同性恋者呈现出宽松姿态，这受到了同性恋社区的欢迎。然而，一些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基要派教徒高举起治疗同性恋的大旗，他们在同性恋解放的年代发起的声音大大超过了他们在人数上的数量。1973年，“爱的行动”成为第一个专门将同性恋转变为异性恋的神职机构。1977年，重新信奉基督教的乡村歌手安尼塔·布莱恩特从佛罗里达州的达得县发起“救救孩子”运动，其活动内容包括设立专门中心，试图让同性恋者通过接受耶稣基督来改变性倾向。名为“勇气”的天主教组织在十五个城市的教区设立分部，提倡严格的禁欲，鼓励同性恋天主教徒“根据罗马天主教会针对同性恋的训导，过禁欲生活”，并“为其他同性恋者提供榜样”。1976年成立的基要派组织“国际逃亡”试图“通过建立对于耶稣基督作为救世主的信仰，通过忏悔，使人从同性恋欲望中解放出来”。

九十年代初，治疗同性恋的倡导日益显得世俗化。心理学家约瑟夫·尼科罗西是“全国同性恋研究和治疗协会”的主席，该协会声称拥有300名成员。尼科罗西认为同性恋是一种“停滞发展的问题”，不属于有效的性表达方式。修补疗法“承认性别的重要性，家庭和常规价值观念的用处，以及阻止孩童产生性别认同紊乱的必要性”。

将同性恋者强行送入医院的做法也没有停止，青少年在这方面的受害尤其严重。一个来自纽约的少年在自杀未遂后，被送入当地的疯人院。一名夏威夷少年则被迫接受长达一年的镇定剂注射，在此期间，他被迫接受严格的治疗，以消除他的同性恋倾向。

这些事例都说明，虽然同性恋已经不被列入疾病诊断标准，但起了变化的只是治疗的语言。

向阳花开·杭州LGBT社团



我们在2010年11月22日正式出生，我们依靠志愿者，开展公益性非盈利活动，我们社团倡导多元、平等、和谐的理念，致力于在杭州为LGBT等性少数人群提供一个互相交流、互帮互助、共同成长的平台。QQ群：62261990 Email：hangzhoulgbt@gmail.com

二分之一乱码

中性的时代，LES-T当道。
店铺地址：http://shop35507105.taobao.com/



FOR-T束胸广东总代理直销店

★ FOR-T 品牌提供会呼吸舒适的束胸，上等布料，细致剪裁，穿上 FOR-T, 体现最贴身的感受，展现自信风采！
店铺地址 :http://les-t-4.taobao.com



武汉RAINBOW LGB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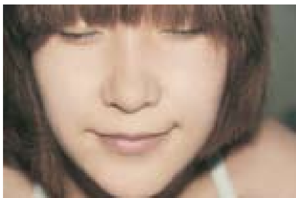
本组织以武汉本市 LBGT 社群为服务对象，以提高 LGBT 社群自我认同，反对性别性倾向歧视，倡导社会平等多元化和谐发展为目的，以志愿者为平台，长期同 LGBT 社区中各组织保持良好联系与合作，进行 LBGT 文化传播，平等权益倡导，心理咨询辅导等文化权益工作。
邮箱在线：wuhanrainbow@gmail.com



店铺名称：原：T。拉々至上。

新店面扩展即将改为：LES·Tomboy 和 LES·Princess 店铺地址：辽宁省锦州市《地一大道》。即将开业。淘宝地址：http://leslalazhishang.taobao.com

辽宁锦州拉拉服饰实体店。感谢大家的一贯支持。地址位于锦州地一大道。扩大店面即将开业。开业之际将举办一系列的优惠活动。敬请光临。



淘宝谜典小店

广西 FOR-T 束胸总代理
店铺地址 :http://shop33981029.taobao.com/



les+工作室　　since 2005.12
由女同性恋、女双性恋、跨性别等多元性向女性创建的中国酷儿文化传播机构。
创办国内唯一女同杂志《les+》，举办影展、展览、戏剧、沙龙、派对、培训营等多样文化活动。
我们的宗旨是推动人们对女同志议题的认知，消除针对边缘女性的歧视和刻板想象，而看到多元、平等、自由的可能性。

www.lesplus.org

联系和资助我们
网站：www.lesplus.org
网店：http://shop34197383.taobao.com/
博客：http://blog.sina.com.cn/lesplus
邮箱：lesplus@yahoo.com.cn